

十六期

十日談



D E C A M E R O N

NO. 16

• 角一洋大份每 •

日十月一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

精美的印刷

必須要

精美的鉛字

來排裝

華豐印刷鑄字所可以使

你得到滿意的印刷因為

他們有好的鉛字好的銅

模一切的裝飾都有



華豐印刷鑄字所內部分

「五大部份」

印刷部

印刷各種書籍雜誌學校
年刊出品已多隨處皆是

鑄字部

製造各色中西鉛字花邊
銅模新式銅圖營業範圍
達於全國滬印刷界都有
往來

製版部

精製照相銅版鋅版

機器部

另闢工廠精製各種印刷

鑄字機器

油墨部

搜集國產油墨供客隨時
選擇購用



總工廠 上海林肯路一〇〇號 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三五號 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八號

十日談

新年致辭

不是本刊想這樣，在新年中說些什麼話，而是看見了若干當局人物的新年致詞而有些感觸。行政院長汪先生的話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濟，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謹將這幾句老話來敬祝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的新禧，盼望在今年以內，能將這幾句老話實行起來，得多少進步。汪院長這幾句話，自認是老話而人也都認爲是老話的，的確這些話已說了好幾年了。說了好幾年的話而現在仍須反要再說，可見說而不行，說亦徒然。爲政不在多言，這也是一句更老的話，倘使汪院長明乎此，則一定要自加警惕了。不過細按這幾句話，其實難懂，以建設求統一，而不統一往往阻礙建設，在不統一的局面，何能進行建設以求得統一之目的？說以均權求共濟，則分治不是表示更能均權嗎？而實際均權所得的，恐只是分治。且所均的權是什麼呢？治本治標的話也沒有問題的，但目的在清除共匪而一切設施全都阻礙建設生產，則雖言乙煌煌，徒是南轅北轍，話頭上好聽而已。希望明年，再不要是這幾句老話，年年說老話是表示每年一無進步。我們不要聽老話。

年的厄運

年就是一年的時間，三百六十五日的名稱，沒有什麼別的可說的，但去年有了國貨年，今年便又定爲婦女國貨年，而且又是上海取的兒童年，這幾年真有點忙了。婦女國貨年，目的自然是提倡國貨，因婦女每爲一家家主婦，操理家政，故購用貨品上，有大權在握之勢，因之婦女而人人能用國貨，則國貨的銷場必可大大增加，這就是要有個婦女國貨年的意思。但在去年的國貨年中，時時只聽到日貨進口大增的消息，所以在抵抗日貨上，這婦女國貨年，尤有必要了。至於兒童年又有另一番意思兒童爲第一代的國民，爲未來中國之主人，若不加以撫育愛護，則中國將積弱不返，所以定一兒童年，是保護兒童之意也，且過世界各國，都在獎勵生育，以備送往戰場去做炮灰，則中國要在這中間不落伍，自非亦步亦趨不可。但現下則並不如如此，好像全不過是做成推銷商品的一個機會，因有許兒童用品之可以推銷而兒童才有意義的樣子，那是很可留心的一點。因爲商業資本雖然支配了一切，而婦女國貨與兒童年之間也許不會有什麼衝突由這二者同時出現一點看來，中國社會中大有手忙足亂的樣子，是不能不寒心的。二十三年一月一日下午一時舉行的婦女國貨年汽車遊行，不知此種汽車，是否也屬國貨？參與此會的上海市商會，上海市地方協會，上海婦女提倡國貨會，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中華婦女節制會等，不知有否注意到。至於兒童年，由上海市兒童幸禮會等所定，在實行兒童的保健文化娛樂，儲蓄，救濟等工作，自然是好的。

銀行盈餘

去年銀行界結賬，大抵均有盈餘，尤以中央銀行等爲最計有一千數百萬之多，而此種盈餘，從何而來，倘若細加分析，便要令人喪氣了。原來中的銀行業，放款用以扶殖生產建設業者極少而用以做公債者居其大半，換言之就是放債給政府以收取舊利，年來各銀行無不以公債爲唯一之業務，坐是中國產業日漸衰落而農村經濟瀕於破產。國家借款，有厚利可圖，而且担保穩固，何樂不爲，爲營業者着想因甚得計。不過從我們百姓身上一想，不免又是背上一身重債了，嗚呼，吮吸膏血之輩，固是此種大腹賈也，但誰又給此機會呢保證他呢？不過倘使不發行公債，政府將何以度日？這所以要有財政計劃了。

悼柯劭忞

處在這個不景氣的年頭，做個學者實在大非易事，柯劭忞的名字，初不爲學界所知，是由他的新元史著作，被日本學界認識，贈以文學博士學位，於是一時成名，現在得任爲故宮博物院理事，死了國民政府也下令褒揚，可見機會是必要的，若不被日本人一捧，一定是到死而默默無聞。人生之際遭，其實是不可思議的。

軍官失業爲盜

報載有昔任軍官之徐樹德又名蔭嘉，曾留學德國，在柏林航空學校習藝，畢業回國後，先在山西任陳省防空戰鬥員，十六年任先遣支隊司令官兼參謀，至十九年脫離軍界來滬，入友聯影片公司爲演員，至今年七月賦閑。因無法謀生，故與人共謀劫掠黃姓，得贓化錢分用，在南京回來，被拘。吾們極同情於此軍官，向來中國兵與匪是能互變的而交相爲用的，有了匪才用得着兵，去剿匪是士兵頂高典的因爲他們可以自由行動了。至於軍官，不過是兵士的頭兒，也沒有不同，要有戰事，才可領到餉需，又可以發財升官，所以匪是在兵有必要的，而兵的破散之後，即往往流爲匪徒，匪的經授撫之後改編之後又成爲兵了。因之其間的分別，雖極明瞭而又有不很分明者，以前的百姓也同樣地怕兵和匪。但匪是因無以爲生，所以迫不得已而爲匪的，兵也大都都是老百姓的沒有什麼別的可吃而吃一兵糧，這中間也有相似之

目錄

封面	光宇
十日談——新年致辭——年的厄運	汪
——銀行盈餘——悼柯劭忞	杭
——軍官失業爲盜——盤南大	杭
——風潮——雙牛險人案	杭
江蘇通車	杭
新聞文學	謝雲翼
垂死的日耳曼	秋園
古國考察記	思索
嚼舌頭根	輕
牛蘭的絕食	曾迭
不抵抗將軍改名釋義	乃常
記幽默作家林語堂	阿靜
聽林語堂先生演講	阿靜
以後	金預凡
憶波比	杜衡
新年閒話	曾迭
文壇畫虎錄	章克標
歐陽子倩	易名
獄中記	許欽文
看戲與評戲	葉袖音
妬花風雨與處女臉	葉袖音
陸氏血案	王家城
自己筆記	郭明
廣州的西關小姐	莫鈞昉
畫圖指誤懸獎揭曉	莫鈞昉
編輯餘話	莫鈞昉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全年三元
國外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	一元六角
半年	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一點。軍官失業而為盜，是可以加以曲諒的一事，同他沒有別的什麼事可做而為軍官一樣。到底因為他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在窮極無聊之際，能自己去打開一條血路來謀生，不去跳黃浦，也不去服安眠藥水，不尋短見，其勇氣已很可嘉許，不能因其為盜而非薄之，他的奮鬥精神是很可敬的。況且，竊國者侯，竊鉤者誅，幸而他不曾十分理會得，否則又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暨南大學風潮

學校鬧風潮，近已不很流行，一因學生趨向漸入正軌，二因辦學當局漸變乖覺，而暨南大學則又以鬧風潮聞，怪哉。暨南大校長鄭洪年之老巧圓滑，人盡知之，對於學生，亦不惜下細巧工夫，故雖校內時有糾紛，每能消彌於未發之際，此次不知何故，掩飾不住而至於爆發了。據言事端之發生，在於中學主任之被反對，因而延及大學，中學主任鄭嘉齡，不為學生所容，只能去職，而經此一動，便根本動搖起來，鄭氏便成為攻擊之目標了。不過學校之有風潮總非佳兆，而風潮之起必在學期結束考試之際，尤可駭怪。在這真相未明之際，我們不願多加批評，惟有一言可以說的，則此種學校，要來何用！還不如索性加以封閉，以省每年數十百萬元之糜費。夫國家既有考試院之設置，一切均由考試院定即可，何必再設什麼學校，不是雙重的機關嗎？況且近來學風的不良學校教育成績之壞，是有可以封閉全部學校的理由的。

蠻牛毆人案

交通大學與暨南大學比賽足球，關於勝負問題，遷怒裁判員沈回春，加以痛毆事，因交大當局無和解之誠意，中華運動裁判會乃以法律謀解決，延鄂森大律師進行訴訟。上海大學教職員會乃出面調解，未知結果如何。但辦大學教育而教出這樣的蠻牛來，大學大可關門，國家年費數十百萬元的金錢，是為教出此等蠻牛來乎？想能不令人氣短。

第一，這是學校當局的不是，而體育指導的尤應負直接責任，是無疑的。年來學校教育的功效，日見減低，學生既不讀書，又不事，坐令學校成為青年宿舍，高等遊民養成所，可勝慨嘆。我有一個意思，以為學校全是無用的，全可加以封閉，而尤以大學為甚，此種大學，不過是裝點場面的奢侈品，中國在這樣的民窮財盡之際，此種奢侈品，應加掃除，否則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愈弄愈糟的。因之教育部應即裁撤，一切統由考試院去負責，把學校定得自由一點，不去管人的立案登記的問題，而去注重實質上的試驗，其功效將更大。

杭江鐵道通車

杭江鐵道從杭州到江西玉山，上年於十二月十八日正式通車，此為橫通江西浙江之要道，一經開通，沿道各埠，一定大可開發，而經濟上有進展的。該路江邊至蘭谿於廿一年三月通車，又展至衢縣，今又展長至玉山，其進展極速，中國自建鐵道中，有比成績殊未多觀。其建設費江蘭段計長一百九十五公里用去約七百萬元金玉段一百六十五公里約六百萬元，比較其他各路，已極經濟。年來昌言建設，此或為可強差人意之一，而支持者很負責任，也極可佩服，所幸其間並未遭受重大阻礙，政能一帆風順，以達於成。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以興修鐵道為主幹，而國民黨政府，未曾見有決心有計劃的大計，一切仍在爭權奪利的行為下度日，以致國難隨頭，仍不得不忍辱負重，而對於建設各項，仍延宕至不決，遲遲其行，誠可慨也。杭江鐵道，因資本關係，只用輕軌，但其效用則一，他日有力，仍可設，殊不必引以為病。雖兩端均無接連之地，而在浙江一省，則與成爲橫貫全省之主路，玉山將來可接連萍浦則與江西可連成一氣，更與粵漢線接連則效力更大矣，不過我們現在也不必有何奢望，該路之建設能以借款成之，將來營業如何，尚須大加注意，不要踏以前一切中國鐵路的覆轍以致前功盡棄才好。

新聞文學

謝雲翼

在國人介紹了不少西洋文學到我們中國來之後，新聞文學這一個名詞也許是最後，而最不易了解，而最難於創作。

就是在西洋，或是在外國，新聞文學也是最後起的；它的應用，它的推廣，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的事。我們固然很難為「新聞文學」這個名詞下一個定義，像一切定義一樣，定義的意思將許多重要的意思遺漏不提，僅說明了或企圖於說明一個表面，那這又是多徒勞的工作。我們固然不能為它定義，但「新聞文學」是什麼，我們只能理會而難於明言。它是一種輕快的，或是有隱藏的，或是有挑撥性的，寫作。它並不裝起面皮說一篇正經的大道理，它也不流入於浮滑戲皮之類。它不是不負起責任，它似乎又不負起責任，總之它是最靈敏的，最輕快的。

本來「新聞文學」也可以有各種分類。例如採訪，廣告，評論，補白等等。我們或者對「補白」會感覺到很生疏，但在外國，尤其是美國，所謂「補白者」Columnist 他的地位，不亞於評論撰述者，事實上，更往往「補白者」占的地位或待遇反竟要比評論撰述者的為高。這里，新聞文學固然可以有各種分類；但作為一個籠統的名詞，它不僅可以包括這種分類，並且在這四種之外，還可以有其他的包含。總之，「新聞文學」作為在新聞刊物上的文字的寫作的意義，那它的特性是靈敏的，輕快的，幽默的，挑撥的，暴動的……它們固然不能完全有這些，但它們總有其中任何特性的。

例如說，在新聞刊物上介紹一個偉人，這篇文字的寫作，固然要顧到他所寫的真實性，但他可以不十分注意到那些詳細的節目，他可以或者用了幽默的語調，或者用了挑撥的口吻，或者用了暴露的，或者用了誇大的種種筆法；將一件極平凡的故事，變成一種極堪讀下去的作品。新聞文學的一個特徵因之在如何吸引讀者讀他所寫的——它的價值也許就在這吸引力上。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說，好的新聞文學，它的讀者吸引了也愈強。不但是餘閒的吸引，同時還該有繼續的吸引，直到看完。

新聞事業是大眾的，它須要廣大的羣衆來維持它，它不能離開羣衆而獨存。這種新聞文學就是一種為大眾的文學；它所吸引的不應該是一部，同時應是全體。因之好的新聞文學不僅在能維持它的吸引力——這是縱的方面，並且還得如何擴大它的讀者，招致新的形式式的各般讀者——這是它的橫的一方面。

新聞文學的 *style*。因之是應該形式式的，它不能「純粹」，它不應自視有「轉風移俗」的魔力，它是大眾的，應該站在大眾裏面。因為是大众的，它應該包具有多方面的情味的——它因之應該是輕快的，流利的。

這是如何一個過程。開近代新聞文學風起之先的是英國的狄福 Daniel Defoe 他所評寫的是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文字上雖則好像還保持着為了一部分的讀者，但這時早期先驅。到了今日，新聞文學實是惟一的大眾文學了啊！

x
x
x
x
x
x
x
x
x
x

垂死的日耳曼

秋園

一個民族，它的命運，正如一個人一樣的啊。無論我們是否相信「定命論」，我們又如何而能否定命運的支牽。通常讀書明禮的人，誰個不具有他的一種願望，一種在人生的鬥爭中的願望？這種願望固然因人的不同而不同；但它們之為願望，或鵠的 Destiny 則一。可是在這種現代化各人的鵠的過程中，却未能得到相同的結果。有的，它們是現實了；有的，它們不但沒有現實；並且在求現實的過程中，且出了巨大的代價，而結果空空。人的能力固然又有不同，但平常，它們往往又相等的；其不同者，運命而已。試問一個在學校什讀書時「屢試輒冠其曹」的朋友，為什麼在他們人生的歷程上，在他們現代化他們鵠底過程中，反而竟有不如考榜的朋友；假定他們的環境相同，那不是又受着命運的支配？固然這命運又多半是在人為。

可是在一個民族的鵠的 National Destiny 命運的支配往往是最顯著的。假定這個民族的努力並不比別個民族不如，假定這個民族的發展的能力又不是不如別個民族，那運命在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上，是極為顯著的。為什麼在別方面的發展並不落於人後，而在政治上歷史上，民族間為有不同的局面？這不是智力，能力，努力的問題——却多少是一種命運的問題。譬如說，在別方面的發展，日耳曼民族的智力，能力及努力並不是不如別個民族。在音樂上出了悲多反，華格曼，在文學上出了歌德，海涅，在哲學上出了海格爾，叔本華，在經濟學上出了李斯脫及馬克斯等人的德國，為什麼在它的歷史上，政治的歷史上，屢次出現了令人不勝同情的悲劇？

在後期中古世的時候，當歐西別個民族，如英，如法。皆努力于民族國家的確立；日耳曼民族却還在分立的封建的局面之下；這種封建的地域的觀念，直到如今還不曾消滅；而英國及法國早已確定了他們的民族命運。沒有法國人還說起他們是堡根地 Burgandy 人——即使就是說起也並不懷何種惡意。然而在日耳曼，還有這種被目為普魯士人的，被目為巴浮利亞人的。封建的地域的觀念還流傳到今日。

然而，當歐西別國的封建制度在崩潰而代以民族國家的時候，日耳曼人並不是沒有同樣的企圖。他們也曾有過如法國那樣以巴黎為中心的王權澎湃的運動，法國是成功了，在德國却沒有成功。他們又想以聯邦的形式結成一種民族的聯合，代替

那分裂的封建主義；然而這企圖又是失敗的。他們並不是沒有能力，沒有努力，他們的命運不許他們有成功。

這一直在具有拓荒意義的白蘭登堡變為普魯士；拿破侖的侵入，才促成了落後的民族的新生。普魯士為了日耳曼的命運，負起領導者的責任；甯願犧牲了奧地利。這結果是多運的「北德聯盟」及其後的「德意志帝國」。這已經是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的事了。在別國早已從民族的王國變為海外殖民的帝國；而日耳曼人所得到的僅是一個多少還具有封建意味的民族帝國。「帝國」是不甘落後於人的；於是不得不與人爭；爭海外的殖民地，爭世界的霸權。這結果是一九一四年以後的大戰；及其後的凡爾賽條約。又給一個新興的機體以悲哀的命運。

德國不是不曾努力，然而它所遭過的是悲哀的聯續。剛正與皇一點期望着理想的光榮的時候，總是有着意外的悲劇的襲來。在日耳曼民族的歷史上，都是這些悲劇的聯續。他們是不曾努力；他們不是沒有他們的鵠的，民族的鵠的；在實現這鵠的底歷程上，別的是成功了；日耳曼達到的却多是失敗。一個民族的榮枯，一個民族的 Destiny，又何曾不為命運所支配？譬如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德國的實力比英法連合起來還要強；假如意大利不加入協約國，假定德國打贏了這一仗，世界的局勢是決不會像現在這樣的。然而日耳曼是一個悲劇的民族——使人不勝同情的悲劇的民族。他結果也只有悲劇而已。

為了他的悲劇，我們同情於日耳曼。我們希望在歷史上聯續着出現了悲劇的結果，為使具有豐富的智力的日耳曼，恍然于他們民族的前程應該怎樣行進。聰明的日耳曼人是應該曉得歷史的教訓的。在凡爾賽的悲劇以後，我們看到有韋馬的集會，有像施脫拉斯曼的外交，有洛卡諾，我們希望着，德國的新生出現在廢墟上。我們同情他們的容忍，因為這容忍是為了一種更重大的目的。

然而這容忍却激起日耳曼人自大的狂熱，這狂熱的象徵是「斯華斯的加」，是「希爾武」。他們做着他們的「第三帝國」的夢。希爾武將從靜沈沈的日耳曼人變為熱情燥燥的日耳曼人。他改變了人的性格。這是怎樣一種反動。

他們提出了所謂「日耳曼精神」的高歌。他們焚燬了那些被目為「反日耳曼的」書籍，他們驅逐了他們思想的的柱石；他們

焚燬了國會，他們陷成了世界當今惟一的「國會縱火案」的冤獄；他們焚燬了黑斯斐爾學院，他們……如瘋如狂的焚燬了一切——那一切是歷史的日耳曼的。德國已不再是歌德海涅等的故鄉，已不再是愛因斯坦及華薩門的故鄉。德國已不再是人類文化的重寄。在那里，已經沒有平靜，沒有秩序，沒有規律，一切，一切的一切，已顯露了它們固有的原形。這是一種如何的瘋狂啊！

他們舉起了「斯華斯的加」的高旗，他們說「斯華斯的加」是日耳曼的最純高的標徵；他們不要了希伯來人的耶穌，他們要崇拜他們日耳曼人固有的 Wotan，他們不要那些希臘羅馬式的建築，他們喊着他們要「威特」Götter，他們不要那些多波拖格皋的音樂，他們要他們固有的牧歌，他們要那些一切是他們認為「日耳曼的」。

然而什麼又是那些被認為是「日耳曼的」呢？「斯華斯的加」吧，「威特」吧？誰又能相信？他們喊着的一切是「日耳曼的」，倒是一切是「非日耳曼的」，他們所不要的是一切是「日耳曼的」。這是 National Socialism 這是自殺。

當然這是一種瘋狂，而瘋狂是無從有理智的。人因社會的制裁而有個人的制裁。人因此有潛意識，制止這些潛意識的出現。在大衆面前性交或裸體，是個人制裁下的潛意識；它不會出現。可是當個人制裁失去的時候，不看見有婦女裸體狂跑於街的现象嗎？那時，她是顯了原形了——她或者狂奔而會自沈於河中。因為她不曉得她的行程——就是死也不能自知。

一個民族，像個人一樣也會失去他自裁的能力，而暴露了他潛在的意識的，像現在德國的情形一樣。當醜惡已不再是醜惡的時候，他會狂奔着，像失戀的少女一樣，狂奔着而不知自沈於河中。

垂死的人會廢着一次狂熱。他自己會憤恨自己。現在的德國正是像這種垂死的人啊！然而人就能無情，我們同情於垂死的人，我們同情於垂死的德國；希望着不因這一次的狂熱而竟一命嗚呼；希望着沉疴的得救，重新過着一種新的生命，做一個所謂再世人。

x

x

x

古

國

考

察

記

思 索

(一) 介紹——一個老大的國家

古國者，東亞之一大國也。二十餘年來，內政不修，戰亂頻仍，弄到國強民富，驚震世界，蔚為大觀！近且仿效蘇俄，厲行五年計劃，收效卓著，小子有幸，得而參觀，進而考察焉。因記其大事，公諸國人，若譽我多事，即吾豈敢！

(二) 報告——五年計劃之行政

茲考察得：

(一) 政府專事于整理教育，整飭學風，全國各大學概行封閉，只辦首都國立××大學一所；學生入學，應由該生五族具結擔保，方得投考。其時天下安靜無事，各地子日館與黎園林立，絃歌交誦，猗歟盛哉！

(二) 各地大小州縣，由該地方大小官員，負完全責任，務須努力將地皮刮光，不使道路崎嶇，以便行車走馬；高樓大廈，盡行崩潰，赤地萬里，實行堅壁清野，預防東鄰某國來犯。

(三) 全國車馬概廢，交通均用飛機，

(四) 全國只有官和匪，沒有百姓，官匪聯歡甚得，不動刀槍，樂也融融，路不拾遺，尤有太平之風！

(五) 官辦之招商局所有輪船，奉令改為運土專輪，因各地禁烟風行雷厲，鴉片幸得豐收，故利用輪船廢物——因全國交通已改用飛機——挽回利權外溢。

(六) 全國鴉片豐收之後，米麥遂絕，日常飲料，以鴉片汽水代茶烟，以麵包香檳代飯食，民生問題因之解決！

(七) 兒童已教育至最通十歲即能談戀愛。

(八) 全國各書局，一律出版「兒童」與「小朋友」叢書，暨武俠神仙小說，仕女畫報，明星相片，電影專刊，時流歌曲，除均禁絕！

(九) 教育部通令全國中學，採取張××所著「啼笑姻緣」一書為國文課本，並限定十八學分，修業三年。

(十) 全國文壇，舉行盛大之奠基典禮，公推「鴛鴦蝴蝶派」為文壇正宗，由教育部通令文壇人士一體知照；至「大眾文藝」「普羅文學」「未來派」「唯美派」「浪漫派」「象徵派」「寫實派」「國學派」等等……即無形取消。

(十一) 全國青年，每人臥室必懸掛電影明星相片，以異性為合格。

(十二) 由國家醫官，負責發明：「女人不老藥」，「紅顏美容粉」，「男人無鬚膏」，「小白臉改造水」，分發全國男女，不取分文，國民感恩戴德，歡呼萬歲！

(十三) 各地大百貨公司，聯合發明透明牆壁，所有中西

時貨，盡行陳列店內櫥櫃，即可使路上行人，一目了然！每日摩登仕女，車水馬龍，擠擠一途，交通為阻，巡捕開槍棍擊無効。

(十四) 政府為節省時間起見，所有每日之「國難」，「國恥」等等紀念，概定每日十二時起身時靜默三分鐘紀念，一切集會儀式，由內政部通令暫不舉行。

(十五) 全國大學教授，一身可兼百職，遠至數千里授課，即坐飛機；但小學教員，即由教育部限制，一身不能兼兩職，上課如休息過十分鐘者，每次扣薪小洋一角。

(十六) 國府發行之「航空建設獎券」發行至四萬萬次，平均每個大小男女國民，均有一頭獎伍拾萬圓，儲存于國家銀行，永為個人基金！

(十七) 國語一律不通行，各處須用「英語」，「日語」會話

(十八) 教育部規定，學生除讀書外，如有其他語言，一律以軍法嚴辦，同時政府有「全國官吏吹拍獎勵條例」之頒行

(十九) 全國「名媛」閨秀，由各省市，調查其芳名呈報政府，概聘為外交部交際員，專門代表政府，與中外名流官佐交際，並參與各種典禮慶會與表演，每日脂粉費由財政部供給，預計每月五十萬元開消，各國歎為觀止！

(二十) 全國厲行體育，由政府派定軍官，分發各州縣，對於民衆嚴行鞭撻訓練，以資鍛鍊體魄；各種田徑運動，暫行廢止，每次擊球，即每人須納愛國運動捐一角，方可踏進球場。

(二十一) 全國上下言論自由之聲，高唱入雲；各地報紙雜誌，如記載出：「某人某縣人，年幾歲，因自己跌傷，或互相毆打」，如此範圍之外，概自由檢查員抽檢，代以口口口方空字，以免洩洩軍政機宜，並嚴防反動言論。

(二十二) 全國各省縣概行自治，「外交」「軍政」即由中央全權辦理。

(二十三) 全國所有失地，政府為求東亞和平，決不收回，以示寬大！如外國未得政府同意，再有無理侵略，概行訴之國聯，用求和平解決。言各地無知軍政長官，如敢擅行對外抵抗者，政府即忍痛以武力聯合外力解決之。

(二十四) 全國苛稅雜捐，一律廢除，但國民救國費，已徵收至五十年以後，人民每日只有苦笑，慶祝五年計劃之早日成功。

(二十五) 按語——國人以為如何

據上考察之報告，該國之國強民富，蔚為大觀者，早知其宜矣！回首我國地位與歷史，安不亞于古國，何不學孔子問禮于老子，更求有治；得其精華，學其步法，厲行于天下，即國不強末之有也！論語派之國人以為如何乎？

一九三三，十一月，五。

嚼舌頭跟

魯禁繩足

輕

山東民政教育廳長，到各縣去視察了一回，覺得鄉間的女子，還是裹着一雙小腳，殊屬有背時代潮流，因令各校學生，各掛「不與纏足女子結婚」的袖章，俾作取締纏足之禁令。這辦法好是好的，可惜兩廳長沒有想一想一個鄉下女子，是否一心一意要嫁一個窮學生？假使是「否」的，那此種辦法的成效，結果是等於零，還是一定的。現在的學生，不像前清一樣，讀書之後可以中舉，可以食祿，可以做官，學校裏出來之後，不肯再來挑糞担種田，別的职业又找不到，只好坐在家裏做寄生蟲，因此，在鄉下人的眼中看來，「讀書是有錢的財主的兒子的消遣品，窮人讀了書祇有餓死。」他們的見解是如此，所以他們決不想自己的兒子來上學，決不望自己的女兒去嫁一個窮不活家小的讀書學生。因為他們的見解如此，所以推行了好幾年的民衆教育，「掃除文盲」，還不是過依舊是一句在口頭上好聽的空話而已！如此，要使女子不纏足，令學生掛那「不與纏足女子結婚」的袖章，無異要取締鄉下人的拖辦而令摩登女學生各掛「不與拖辦男子結婚」的袖章一樣供人作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我以為此種袖章，最好是由省府主席以及各廳長各秘書科長等佩掛，也許鄉下人會感到女子纏了足不能嫁得官老爺，因此實行放足了，也未可知。

教育獎券

馬尼刺華僑教育，有的範圍不大的，所有經費，完全靠演劇籌募；範圍較大的學校，則經費之來源，全靠繳納非政府營業稅百分之二附加稅。近因僑胞的生意不佳，此營業稅之附加稅所收有限，而且有許多商人，竟藉口生意不佳而拒絕附加稅，致使學校無法維持。因此華僑就想出一種辦法，發行教育獎券，其號碼完全依照第三期航空獎券之號碼。非政府對於賭博，向來嚴加禁止的；惟現在鑒於華僑之教育勢將破產，故對於教育獎券，並不加以取締。沒有教育經費，致使教育經費難求，這是近十年來國內教育界中幾成家常便飯了。教育界之罷課，在國家是丟臉，在學生則耗費寶貴之光陰，為害甚大。但是，我們不能叫他們餓着肚子讀書，所以他們的罷課，也不能不與以相當之原諒。在政府方面，我們也不能責其蔑視教育而有意欲欠教育經費的薪水，因為政府之窮而處處提襟見肘，這也是確切的事實。空談是無補於事的，我們與其作體諒教育界之無補於實際之空談，倒不如請政府籌措大批的款項，使教育界按月有薪可拿而不再鬧着罷課之把戲豈不更好！所以，我覺得華僑舉辦之教育獎券，現在我們正也不妨效法施行。過去，航空獎券要三個月開一次獎，現因購買者湧躍之故，所以改為每月開一次獎了。照此看來，國人對於愛國之心很熱，教育獎券之發行，購買者勢必十分踴躍，這是可以預言的。我很希望教育當局，速將此問題提交中政會議，則教育幸甚，國家幸甚，要發財之人也幸甚！

牛蘭的絕食

會迭

民國二十二年一三年的歲尾年首，上海各大西餐館，正是大登特別大菜的廣告，引動人們的食慾，而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被囚于監獄的牛蘭夫婦，忽然又有絕食的消息。

牛蘭夫婦的絕食，已不止一次了，而每一次的絕食，總會有引人注意的效力，那末，各方面對於牛蘭絕食的態度，似乎尚有說一說的價值。

宋慶齡的一舉，對於牛蘭夫婦每一次的絕食，照例是非常關心的，讀這一次，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宋氏致汪，居，羅三氏的電報：「牛蘭絕食已十日，牛蘭夫人絕食亦已三日，君等究將如何處置渠二人，請即賜知」。就可知道了。

這一次政府當局的態度怎麼樣？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上海時事新報記者訪新自京中來滬之司法當局的談話，也說得非常的堅決。他說：「牛在監待遇頗佳，飲食起居，較普通罪犯為優，而夫婦間經當局允許，並可作短時間之會面，此次牛氏夫婦之絕食，係因要求開釋其妻，但牛案為危害民國罪，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未能允許其恢復自由否則其他危害民國之罪犯，日後將何以處置？」

也有一般人，以為牛蘭夫婦的所以屢次絕食，是由于「待遇頗佳，較普通罪犯為優」的原故，反之華籍的罪犯，就不大有絕食事端的發生，而他們的待遇，竟是在本年元旦的報紙上，亦載有這樣的兩段新聞：

前任第一特院

看守所長等舞弊判罪

在差時尅扣囚糧營私舞弊
卸任後被高二分院長舉發
檢察官不服原判提起上訴
謝福慈樊國珍判徒刑半年

隸屬第一特區法院之前任第二分監監長兼看守所長謝福慈，與該會計主任樊國珍，在差時狼狽為奸，尅扣囚糧，營私舞弊，卸差之後，始為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查悉，因謝已轉任法租界監獄長，乃備文將謝等提回，發交第一特區地方檢察處，偵查終結，認有犯罪嫌疑，向同級刑庭提起公訴，一面將謝在蘇之財產先予扣押，並着交保，旋經該院審理之下，宣判謝福慈樊國珍無罪，而經辦檢察官，隨即聲明不服，向高二分院提起上訴，謂原判殊屬失當，並列舉謝等種種濫職之點，請求廢棄原判，依法懲辦，以儆貪污，迭由高二分院調集證

據，將謝樊兩人提案研訊終結，已於昨日宣告判決，謝福慈樊國珍各處徒刑一年，但宣判時，謝因呈報保出，故未到庭，則將來判決確定移付執行之日，或須着保交人也。

第二監獄請

捐助棉衣濟囚

辛未救濟會籌劃施放

江蘇第二監獄署，以天氣嚴寒，各囚身披單衣，實堪憫惻，但以經費竭蹶，無力添製，昨特函辛未救濟會發放棉衣絮褥，以資救濟，原函云：逕啟者，現查敝監收禁之人犯，超過定額，總計軍刑男女已有二千六百餘名，異鄉貧乏衣被不完者，十居八九，現在天氣嚴寒，各囚凍狀，實堪憫惻，敝監經費竭蹶，添製衣被，極感困難，救濟無方，奈何徒呼，夙聞貴會博施濟眾，海內同欽，伏希慈航普渡，惠及圍，無論何項棉衣絮褥，量予捐募，俾彼抱膝之囚，賴慈惠而着陽春，是則仁施廣佈，不啻生佛萬家矣，如蒙金諾，并乞先函示知，或請派員蒞監直接散放尤為德便云云並開該會一俟經費有着，即行購製棉衣散放。

刑罰的目的，在從前以為是須要給罪犯以肉體的苦痛和精神的損害，方能矯正其惡性；但依現時的心理學的學說，則苦痛不是感情，而為對於感覺器官的一種刺激，應當名為痛覺，所以，肉體的苦痛雖是刑罰的隨伴的事實，但刑罰的目的，不在給犯罰者以生理上的苦痛，是在對於犯罰者的精神加以一定的刺激，而欲得到心理的效果。那末，牛蘭夫婦監中的待遇，雖然比較普通罪犯為優，似乎不足認為政府當局處置的不平等，因為牛蘭夫婦是仍不失為受刑中的罪犯。可以，政府當局，認「飲食起居，較普通罪犯為優」為不妨而允許恢復自由則必須顧慮到其他危害民國之罪犯，日後將何以處置的問題了。

可見，政府當局對於所頒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尊嚴，是很有維持的決心，在政府的態度是必然如此的！

社會上有不少關心牛蘭夫婦的人，妬忌牛蘭夫婦的人，關心的是牛蘭夫婦的生命，妬忌的是牛蘭夫婦的待遇，其實這都是多事。

自從政府頒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以來，監獄中是不止牛蘭夫婦的一對，同時監獄以外還是有「牛蘭」的一羣，僅僅牛蘭夫婦的二個生命，是何足關心，優待更不足妬忌。姑不論牛蘭夫婦的判罪不是社會的要求，而社會的要求和其生長之並不單單繫于牛蘭夫婦個人的生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言論自由

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權，政府要人，為了要實現自由權的緣故，在未上台之前，就幾乎喊破了喉嚨似的高唱，其政壇大家便起了面孔打過幾次仗，自然上台之後，這自由權應該絕對的交給民衆施行無礙了，而且軍事當局的蔣委員長，最近在南京有過人民應該有自由權的表示，那麼，為什麼天津的益世報要郵局停寄？天津的大公報在南京扣留？上海的各書店要三番兩次的被抄查？——一位朋友把這一個問題問我。我鼻子裏哼了一下說道：你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自由，也得有一個相當的範圍，假使不在這範圍之內，這自由自然要加以禁止的。舉一個例吧：比方每星期一早晨在做總理紀念週，正當在靜默三分鐘的時候，大家靜得心房的跳動聲都聽不到，你為了要自由，你竟開大炮地放一個響屁，搗亂了大家的靜默，這是怎樣地不恭敬啊！你自然要受到干涉了。你能懂得這一個意思，你就可以明白這一個問題了。

負重之人

記得幾年之前，李濟深被蔣老總軟禁於湯山之時，每日寫字做詩（？），怡然自得。那時他曾對新聞記者說過兩句警語：「有子萬事足，無子一身輕。」從這兩句警語裏，我們老實人看來，李濟深是只想做一個桃花源記中的老百姓，抱孩子，不問世事了。那知現在又在福建做起人民政府的主席來了，他不想享「一身輕」的清福，真不愧為「負重之人」了！有人說，有子萬事足的字，不是兒子的，乃是銅子的字，有了銅子就是有錢了，有了錢萬事都做到。現在的李濟深，也許是窮得沒有銅子了，所以不得不再來做負重的人了。是嗎？沒有銅子的時候，唱的戲句可以打動老百姓的脆弱的心弦；但一旦上台了，拿到了銅子兒——不，是大洋銀和鈔票——唱的戲句又另是一種聲調了。過去，舞台上的演員們大都是這樣。李濟深現在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編輯先生：十五期拙作「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文中，有幾處漏字或錯誤，因為都是較有關係的，故特摘要更正如下：一、原文第十五行，「跟蘇聯第二度五年計劃的完成」，中間應加「就將」二字，變成：「五年計劃的就將完成」。二、原文第二十二行，「新的國子」，「國」字應改為「因」字。三、原文第二十八行，「但是不發狂是不至於的」，中間應加「」號，變成：「但是不，發狂是不至於的」。四、雖還有錯的，但比較無甚重要，概從略。

弟乃常二日，

不抵抗將軍改名釋義

乃常

倘若我們回想二年前當「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便曉得那時候國人是多末的激昂，熱烈啊！不是有錢的捐錢，沒錢的捐力，大家都以為國家就從此會復興了，民族就從此會強盛了嗎！可是撫今思昔，能不慨然！——同時，大家又過於興奮了，都不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責負是大家都應該負一點的，而一古腦子把一切的怨恨，罵咒，簡直是什麼樣的過錯，都匯集於「不抵抗將軍」一人的身上。本來「不抵抗將軍」，當「九一八」之前東北情勢嚴重的時候，自己却躲在天津過其「金迷紙醉」的舞場生活，跟打考而夫球，把疆土丟給幾個貪生怕死的東北國士，這罪衍當然是無可原諒的，也沒有人敢原諒他的，實在他是罪有應得！不過；一般指手劃腳說什麼：「不好的都是這位不抵抗將軍，為什麼他只顧一己快樂，而輕輕易易地把國土送給了倭奴！」這話的人們，却也只見他人的過錯，自己的過錯都背在背後永遠看不見的可憐的人們！

話說自從「九一八」之後，「不抵抗將軍」似乎把一己的高傲，歡樂，都隨着大家的指摘，驅逐，還有政聖的要脅其下台，種種事件的壓制，使他不能居住於國內，而終於不能不捲甲而逃，就這樣一溜烟逃到了歐洲去。到了歐洲，據說他大大的發奮了起來，好似想「立地成佛」一般，把十幾年來的鴉片烟癮也戒除了，且潛心研究航空學問，到處參觀人家的軍事機關與製造廠。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他一去一來的時候，在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意大利，逗留了好些時間，並屢次拜講法西斯主義的發明人墨索里尼，跟他研究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理論與技術。

上段說的，只不過是一些「道聽塗說」的話，是否是事實，我們還不敢加以臆斷；當然更不能一口便咬定了，說「不抵抗將軍」是已經受了法西斯主義的洗禮了，是想來美化我們中國了。不過，有一件事是我們要公認的，便是：不抵抗將軍是在發奮。想預備回國後，來幹些驚人的事，或者可以說是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以贖前愆。這却是比較可靠的事實。話雖這麼說，可是是否他能夠堅決地硬着頭皮的幹，與他的能力是否適應他自己的「理想中的工作」，都成爲一個大疑問。如果我們對於他的是否堅決的幹下去，是否能力發生了問題的疑問放在一邊，那對於他這次出國後想回來幹「以贖前愆」的事那意思，却是值得注意，下的！

報載「不抵抗將軍」就將回來了，大概六日過港，八日可以

到上海了，（筆者寫此文係二日，）「不抵抗將軍」的親朋舊屬，都擁到香港去歡迎他。在這時候某刊物曾這樣的說了一句：「也許解鈴還須繫鈴人。」意思是說，說不定「不抵抗將軍」此遭回國，可以把倭奴趕出了東北四省了吧？這雖也是一句夢話，但大家都以為他會來公救國，抵抗日本，一洗過去的「不抵抗」的恥辱了，却是不可遮掩的事！而報紙又大大的宣傳着，今天說他要擔任航空部長明天可說他要就軍參院院長的高位。大家都似乎很注意着他。

所以從多方面的觀察，不理「不抵抗將軍」的能力怎樣，不理是否抗日只可依賴羣衆，而不可依賴一兩個軍閥，（其實這不能由我們不理的，因為實實在在抗日只可由民衆自動，而不能由一兩個軍閥去包辦）！「不抵抗將軍」想抵抗了，像醒獅一樣的幹，却也是不可否認的一件事哩！

這樣一來，不是回國後的「不抵抗將軍」，不日（？）便要被人忘記了過去的羞辱的「不抵抗將軍」的尊號，而被稱爲「抵抗將軍」了嗎？——這雖然是要待他打退了倭奴後再說，可是將成爲「抵抗將軍」，他自己不是已有多少的野心，與及國人已有多少的冀望（？）了嗎？那末，我們就勉強的承認一下吧，承認「不抵抗將軍」將會變爲「抵抗將軍」吧！

如果大家答應這樣的承認了之後，我便有一個提議：當他「不抵抗將軍」的尊號被捨棄，而又未成爲「抵抗將軍」的這個中間時期，就是在這個他出國去戒了鴉片，學習了「極端的國家主義」回國來的「承上接下」的這時候我們應該稱他爲「將抵抗將軍」，不是更爲確切點嗎？本來一個中學生做錯了事，我們還給他一個悔改的機會；何況是我們過去的副總司令哩！當然要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不要太難爲他，不要再喊那種令他羞恥的「不抵抗將軍」的稱號；但是「抵抗將軍」的稱號又未到其時，那末稱爲「抵抗將軍」不是更好更確切嗎？

上面不過是我一己對於「不抵抗將軍」改名的釋義；可是我承認我自己是一個軟心腸的人，一個最害怕人家難爲情的人，所以才這樣提議着，未知讀者諸君的意見怎樣？如果贊成，當然沒異說了；如果不贊成，就請提出理由說一聲不贊成好了，却不要硬指我是「不抵抗將軍」的老狗，這是我需要「先此聲明，以免復論」的，何況我叫他爲「不抵抗將軍」，其實對於「不抵抗將軍」自己，也還是覺得一定很是很是……很是很是那個哩？

x x x



記幽默作家林語堂

阿靜

——并獻給濤聲——

在語言學的研究，是專家；在通古今中外，學術文化底琢磨上心得，是學者；在紳士底鬚髮同淑女底假髮上搗蛋；是叛徒；在人生這頁活劇中扮的脚色，是小丑；而在幽默文學上執鞭策，是作家。林子曰：「自己換上便服，攜一釣竿，帶一本醒世姻緣，一本七俠五義，一本海上花，此外行杖一枝，雪茄五盒，到一世外桃源，暫作葛天之民，『領現在可行之樂，補生平未讀之書』。我知道道先生必說我反革命，而孔二先生却將點頭微笑曰：『吾與語也』」。

看這種海市蜃樓「夢」，在青年們將西裝大衣送進當舖而換上「經懺耐洗」永不退色的皂衣之際，所謂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底年頭，實則夜裏回到衙堂層樓來還亦飽餓臭蟲，他這種夢實在的是「布爾



喬亞」底隱士思想。然而他在優秀的資本主義教養及環境中長盛，操持一種明快的心境，因之成為上進的無神論者，生逢這種幽默的人世，投胎在這種牛鬼書行底古香國家，并失却宗教上「西天樂地」與「天堂」一雙精神上的麻醉或慰安，人氣的人，便亦出來講求打趣之道了。

被打趣的人就覺得彷彿屎尿布被林子從屁股夾縫中弄出來昭示于稠人摩衆一般地會老羞成怒。心地開明的人覺得優孟衣冠的苦心只在于尿布之存在的事實，並不因羞怒而消滅。但不行，連幽默的中庸之道在中國也路不通行了，其結果首先會使人感覺的是英，俄，法，日，美，之所以比中國這座優城強而有望，因為他們不敢敬蕭伯納吃一記糖元寶或糝粳。嗚呼！

有一種頭腦清明的人，生長在這里，這里並不需要他的清明而是需要唸經佞佛或彪形怪漢掌中的破壞能力，于是久別之後我們躬讀了他的「我孕育論語……吾將有遠行」的文字。

叫人酸鼻。作家語堂先生，並不是「我的朋友」，我想寫他的印象記或想出，我的手指尖亞冷；于是我把自己家來加意地描寫，終于我只能把自己欲睡的言詞傾吐：這種現象存在於不論是在進與不上進底社會羣間最疾人首，覺得幽默在中國也走不通。至少叫人笑不得。

(附圖)

聽林語堂先生講演以後預金

本月八日大學教誨語言學專家林語堂先生演講題為「關於讀書之意見」我的知道林先生是幽默作家，你不信，可以翻看他以前主辦的論語；所以那天來聽講的人，多半是帶着來聽「妙語」和「一觀豐采」的意思，結果，它的代價是勝過讀兩期「論語」和看部「活動電影」在我沒有寫，聽了以後「如何」之前，須得交代明白的，就是林先生演講時的情形以反到底他關於讀書之意見怎樣？

很大的講堂裏擠滿了青年男女，在鼓掌極烈中，林先生正步登台，開始說他的「妙語」：

「……今天我所講的話，對於讀書的人沒有幫助，對於不會讀書的人，亦不會變善讀書的人，所以今日談話只是談談而已……今人讀書，為取資格，得學位，在男學娶美女，在女為嫁賢婿或為做老爺踢屁股，或做刮地皮，或做走狗擬宣言，寫計文做賀聯……都是借讀書之名取利祿是實，亦有人拿父母的錢，上大學，拉胡琴，學跳舞，跑百米，踢足球……如果我有个兒子在學校裏得到跑百米的獎章回來，我不見得看得起他呀……在學校裏讀書有四不可（一）所讀非書（二）無書可讀（三）不許讀書——因教室內看書有犯校規（四）書讀不好——因受註冊處干涉，時常有考試以致毛孔骨節都覺得不爽快……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有人看美人專看臉蛋兒，凡有鵝蛋臉齒朱唇柳眉都叫做美人，但李笠翁看美，專看姿態風韻所謂「三分容貌七分姿態」有的女人容貌平凡，然而同她談起來却使你覺她可愛，我認爲花國總理富春樓她雖然門牙生得不好，可是我以為她是很美麗，是中國最美的女人，也有滿面脂粉的摩登伽洋因因做花瓶，做客廳的裝飾甚好，但與交談風韻全無，索然無味……中國人讀書有三種（一）追月讀書（二）刺股讀書（三）丫頭監讀……」

以上所摘錄的不過講演中的「妙語」而已，致於林先生關於讀書之意見他是主張自由看書讀書，因為這種讀書，可以開茅塞除鄙見，增學問，得新理，廣見識，養靈性……

老劉同老章聽了演講回來，大發他們的宏論。老劉說：「我希望林語堂能辦個學校，那末我非進不可，省得我跑四樓，東上課西下課的忙個不了」老章帶笑說：

「劉馱子，你可懂得什麼叫做自由讀書？進不進學校有什麼關係」老劉聽老章說他是馱子似乎有點氣氣，接着說：

「好吧！我知道你什麼都懂，」

一九三三十二月十四日晚於江灣

憶波比

杜衡

「波比」是一隻小哈吧狗底名字。

我生平並不喜歡，貓狗；養「波比」大概是第一次又是最後一次的經驗了。我底女人不知從那兒把牠弄了來，很好的種。祇有一尺長，渾身是毛，蜷伏在地下，時候簡直辨別不出那一邊是頭，那一邊是尾巴。走起路來東西西倒好像喝醉了酒的德國水兵。牠不常叫，偶然的叫喊欲很一串連續的嗚嗚聲，頗有些淒涼的意味。牠一到我家裏，我就想起替牠取一個名字。毫無意義的 *Bopeep*。這聲音忽然跳到我腦筋裏就拿來了這位置上新的同伴。我底女人是廣東籍，叫不慣收尾的那個「字音，便慢慢地把這個我頗為得意的題名叫成「波比」了。記不清「波比」究竟是雌呢還是雄；老實說，對於這些小生命底雌雄，我是素來沒有辨別能力的。不過每逢我和女人吵架以至於動武的時候，牠老是幫着我，向她狂吠照這猜想，牠大概是雌狗吧。

那時候我們結婚還祇有一年。我們是生活毫無把握地過着上海底生活。沒有職業。寫了文章不容易賣，而且也寫不出，寫不多。譯書更是糟糕，因為翻譯書底信用已經被一班主張硬譯的朋友們弄塌了，根本沒有讀者。我們住了一個假三層前樓。吃包飯。我底女人在結婚時候做的一些衣服底，裁縫賬都還沒有拔清，時時刻刻被他們幾小時地纏着。「波比」在這樣的時候到我們這兒來，老實說，在我不十分歡迎的。「連人都養不活，還養狗！」我料想總不免有一些朋友們會在背後裏這樣嘲笑我們吧。但到底是女人與抖抖地弄了來的。爲她，我忍受着。在結婚還祇有一年的時候，我就要她抹桌，掃地，還要她做旁的許多別個女子所決不肯做的事情；這一點點生活上的小趣味，我是不能不忍受的。

我們住的房間雖小，倒有個洋臺；前樓是我們底家洋臺便打算用做「波比」底家。我們預備好一隻破板箱，塞了些破綿絮，給牠做牀鋪。我明知道，「波比」底父親，母親，以及弟兄姊妹們，是決不睡這樣的牀鋪的。牠是貴族出身。可是我們想試試，讓牠「普羅」化一下。不幸這嘗試卻失敗了。祇在第一天的時候，「波比」並不叫，牠祇是把兩隻前爪在窗上抓，不住地抓。這使我們對自己底自私自利有點慚愧，而且生怕牠柔嫩的

腳爪會抓斷，便祇能開了窗，放牠進來。那知道牠放進了房還不夠，揮命地向牀上撲，這纔嗚嗚地像乞憐般叫着。

「波比」要上牀呢，我底女人懂得牠底意思。

「討厭，明天送牠回去吧！」

讓牠上來拉倒。

出於女人底憐惜，終於還是把牠抱上床。

此例一開，便立刻做成了個規矩，「波比」竟每天非上牀不可，雖然牠沒有能力跳，每天總是由女人自己抱牠上來的。上牀睡，祇要上牀，倒也就罷了，牠還非得睡在我們兩人底中間不可。牠四脚朝天完全像一個一似地躺着左顧右盼自己頗爲得意。我心境好的時候，撫着牠，抱着牠，牠也是嗚嗚叫。不過，上牀睡覺的特權，無論是挨了打挨了罵，「波比」卻始終不肯放棄。

「波比」還有一個壞脾氣，牠喜歡在人臉上伸着舌子亂舔；這對於人的我們，似乎簡直有些侮辱的意味。我起先忍受不了。但仔細想想，究竟牠也是不勝犬馬戀主之情，不好太拂牠底地，便祇能屏閉住呼吸住眼睛，讓牠胡亂亂兩下，祇過，馬上委用手巾揩。

噢，也是成問題的。本來，包飯作裏的菜是少，飯可有多餘，我們夫婦倆都不是好胃口。給「波比」喫白飯，自然是太就委屈了牠，我們便給澆上一些湯，算是盡了人事。可是，「波比」竟像「非肉不飽」的老紳士似地委實下不了嚥甯願餓肚子。那樣還了得，我忍着。我們自己都不是天天有肉的；就是有，也不過那幾片八片，除外就是豆腐白菜填底子。給了牠，自己竟可以「三月不知肉味。」不管牠，我這樣地堅持，女人也沒辦法。「波比」餓上三兩天，終於連不淘的白飯也喫了。

你照，「波比」瘦了一大圈，女人望着牠說。

「賤狗！我罵着。有飯喫還算是好的。」

不知爲什麼，這樣罵了牠之後我反覺得有點不忍心。我對這可憐的小生命竟還存着姑息之念，不能完全「愛人以德。我掙了三兩片肉，丟在牠底飯碗裏。

你不要擺架子，我們分一點你喫。

於是，「波比」纔有肉也這樣喫，沒有肉也這樣喫，雖然有肉的時候總是把肉先喫完，然後喫白飯。

「波比」膽很小，不敢爬扶梯。一旦把牠帶到三層樓上不

這三層樓便成爲牠整個的世界；牠除了我們倆，以及一些偶然來看我們的朋友之外，便接觸不到其牠的生物。我們不知道牠嫌不嫌寂寞。這在我們家的時候是永遠看不出來的；牠老是纏住我們一刻不停地要我們抱。祇有在我們離開的時候，牠底寂寞是顯現了。房門上鎖對牠倒沒有多大關係。落地窗怕有人會爬進來，縱使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值得擔心，但到底，關住。「波比」老是被禁閉在洋臺外面，讓牠在那兒守候着。牠在水門汀的欄杆縫裏，幾小時地守候着。我們回來，牠一看見就得意地握着尾巴。有幾次在夜裏，牠不睡，幾乎連我們回來時候的腳步聲都辨別得出，嗚嗚地叫。我們如果在街堂裏回答牠一聲「波比」，那麼，牠便差不多連我們開門上樓的這一點時間都等不及，像要從三層樓上跳下來的樣子。於是我們知道「波比」是等得急了，三步併兩步地上樓去；一上樓之後第一件事便是開了落地窗，把牠抱起來，讓牠伸着舌子在臉上舔一個痛快。

約摸過了兩個月的樣子，「波比」的世界纔開展了一些。牠開始懂得，而且敢於從洋臺外面的水溝爬到隔壁人家去。這我們並不禁止。一，我是曾經讀過阿爾封斯，都德所著塞甘先生底山羊那篇文章的，知道不應該太限制「波比」底自由；二，牠是祇消我們叫一聲就會來的，從來不失誤。

可是有一天，也是我們出去了回來洋臺上卻連「波比」底影子都不見。上了樓叫，也不應。等着，連喫飯都不回來。第二天一早，我底女人上東西都舍去問訊，沒有結果。

「波比」逃走了，她說。我們待牠這樣好。她說這話頗有些感傷的意味。

究竟是畜生哪！我說。

到失去了「波比」的第三天，我在隔開我們有五家之遠的鄰居門口走過，無意中卻又聽到了牠底聲音。

我站定了按着那人家底鐵門外面的門鈴。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從窗口伸出頭來問：

「啥事體？」

她是打的那種討厭人而又令人討厭的本地腔。

我們底狗逃在你們這裏了。

「哈格狗呀？」

我聽她言語支吾，而且不像有肯開門的意思，心裏很憤懣，便自動地伸手到鐵門裏去，扳開門。

慢慢地跑進來，是有格。

那女子還這樣說，好像怕我會冒領了別人底狗似的。我不睬，祇顧自己推進大門，馬上就看見「波比」正蜷伏在火爐邊。

牠大概早已聽到我底聲音了；等到看見我，卻不覺平常似地竄過來，愈是縮頭縮腦地躲着眼睛把我釘住，不響。我看見地板上遺放好兩塊方方正正的牛肉，心裏更火，一言不發地捉起了牠就走。牠一點也不抵抗，像我捉到自已家裏。

我底女人高興地迎上來。

你那裏找到的？

來不及回答我拿起雞毛帚就向「波比」抽。

問你下回要不要再喫他們底臭牛肉！

我當時的勢道是非常猛，可是等到帚子快要碰到「波比」底身體，而又聽見牠底嗚嗚的叫聲的時候，我底手已經有點軟。我想起「波比」不敢爬扶梯；會在樓下發現牠，那定然是有人抱牠下去的。加以女人又阻止我。我胡亂地打了牠幾下，很輕的，祇算是對自已有個交待，就住手。

好幾天，「波比」像知道了自己底過錯似地嚴肅着，沒有精神。先初，我們還當牠是懷戀鄰家底牛肉。我說：

牠過幾天還是要逃走的。

逃走也隨牠吧，我底女人也有點灰心。

事實上牠沒有逃。

而我們和牠之間的感情不久也就恢復。

「波比」來是在春天。就在那一年底夏天，我們搬了家，去住在一所人家很多的住宅底亭子間裏。動機非常簡單，這一搬，我們每個月可以少付四塊房錢。但是我們在未搬之前並沒有替「波比」想好辦法。搬進之後纔想起亭子間沒有洋臺。「波比」沒有在房間裏糟塌的習慣；原本，洋臺是可以讓牠糟塌的，現在，牠是不得不糟塌到並非我們一家所有的公共走廊裏去。這便我們淘了不少的氣。不但淘氣，還要我女人去收拾；當許多人底面去收拾，這實在於顏面上大大地不去。我們萬不得已地開始商量着把這位半年來共甘苦的同伴捨棄的事情，把算拿牠送給人。那時候我倒還想把牠留着，因為直接爲牠而淘氣的是我底女人，我自己祇是間接地，比較還不怎麼難受。但終於辦不到。有一天早晨，女人不讓我知道，就把「波比」抱了去，空雙手回來，說，已經把牠寄養在一份親戚家裏。

親戚家我是素來不常走動的，尤其是妻系的親戚。「波比」寄養的人家，聽女人說是很好，但我不明底細，而且也從來沒有興趣去追究。我底女人是曾經把他們預算在借錢的對象之內的，雖然永遠沒有勇氣去實行。送去「波比」之後，她時常說，像這樣好的一條狗，買至少也要十來塊錢，我懂得這意思。老實說，我也想趁機會把「波比」去賣幾個錢回來。夏天以後的生活愈來愈糟，我底女人放不住。她約略地徵求着我底同意，我無可無不地默認着。她便出發到「波比」底新主人那兒去。

回來卻沒有說起關於錢的事情；我知道這結果，也不願意

問起。

倒是談到了「波比」。

牠現在胖了，渾身洗得很乾淨。

見了你還認得不認得？

聽了這句上氣不接下氣的話，我默然。女人似乎也覺得；因爲知道我底脾氣，沒有再說下去。

從此以後，連她也不常到那人家去走動。

上海生活是又毫無生氣地，拖延了半年。無事可做。寂寞的時候，沒有了「波比」實在也是個損失；但同時想起他現在每天要喫一瓶牛奶，便不怎樣去懷念牠。

趁年邊，不再靠大家庭而生活的破碎了的夢實在不能再不能支撐了，便打算回故鄉去過年。勉強籌了些路費，已經把東西整理好，新購時製備的木器全部變賣完，完了賬。到臨動身的前一天，女人拖着我到一些親戚家去盡人事。自然也到了「波比」底家。在那兒耽上一二十分點。

「波比」不但隔了半年還認得我，而且幾乎沒有一秒鐘不纏住我底腳跟。牠的確胖了許多，走路的時候東歪西倒得越發厲害。我底女人抱着牠，差不多沒有可能把牠從新放下。我們簡直一句話都不能談，完全被牠鬧昏了。到我們辭別出來時候牠從門縫裏死命地鑽出來，幾乎夾斷了身子。主人呵牠進去，不理睬；捉牠叫着，牠逃，牠像瘋了似地要咬人。牠那種反抗的姿態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我底女人把牠抱起來，牠纔得意非凡不顧，羞恥地在衆人面前揮命舐牠底臉。但是，當牠發現這是一無欺騙，我底女人終於還是把牠交給了牠底新主人的時候，我聽到牠嗚嗚地叫：

這叫聲我不忍聽下去；我勉強裝出無關心的樣子，頭也不回地走了。

「波比」回回這樣的，我底女人說。

那一晚在地舖，我們還談起牠。

我想把「波比」帶回杭州去。

火車上狗要不要買票子？

要的。

好像是半票吧。

你算算我們底錢用到家裏夠不夠？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我們還想起把牠弄回。生活是有了相當轉機，又有洋臺的前樓得來至少可以恢復的，即使不能天天都給一小瓶牛奶，和兩塊方方正正的牛肉。我們還可以讓「波比」照舊睡在我兩個人底中間，讓牠在臉上舐個痛快。可是最近纔知道——「波比」已經在去年死去。

(完)

新年閑話

曾迭

每逢新年，朋友見面，例必說幾句好話，討個吉利，這可算是一種世界的風俗習慣了。

人人問是如此，國際間也是如此；所以每逢元旦，各國使臣，莫不要向駐在國的首領祝賀，這就是所謂國際禮貌。

在一個月之前，我們中國行政院外交部，忽然照會各國大使，公使，於元旦停止祝賀，理由是因國難期間。

中國果然是國難，這正如一個倒楣的人，流年不利，到處吃虧，但是，唯其如是，正應該在元旦聽幾句好話，討個吉利，希望本年國運昌隆，且增月盛，我們的政府竟不此之圖，難道要留幾根香燭，等再來一次什麼協定的時候嗎？其實是有理由的，原來中國自國難以來，中央要人，大約一個個都是臥薪嘗膽，長期抵抗，於是愁眉苦臉，形容骨立，若然元旦受賀，不但有失國體，也許反而要討沒趣；尤有進者，各國大使，公使，元旦命駕，原也非討個吉利不可，若是兜着喜神方，接不着路頭神，反而看見了一塵遺像，一張遺囑，有如走進了孝堂，旁邊又站着幾個喪着臉的孝子，那末，中國果然討不着吉利，各國也許開沒趣，豈不于各國外交命運，大有妨害了嗎？

元旦的所謂好話，除了恭喜之外，自然是發財了；所謂發財，也自然不是一個人力車夫，偶然達到一個圓客，拉了一段路程，得了二倍的代價，就算發財。所謂發財，自然必須以十元的代價，得到五十萬元，才好算數；但是，不幸得很，聽說國民政府發行的航空公路建設，券已定第三期之後，即告結束了。所以，元旦雖然依舊發券券已無存，當我們聽見「恭喜發財」的聲音，未免有些懨然若失，感覺空虛些。所以，我主張國幣券券切不可廢止，應該更進一步，至少每月發行一次，而其名稱也該每期更改一個，以資新鮮，因擬券券名稱十二個如下：

- 一、民族建設獎券。
- 二、民權建設獎券。
- 三、民生建設獎券。
- 四、長期抵抗獎券。
- 五、安內攘外獎券。
- 六、剿共討赤獎券。
- 七、精誠團結獎券。
- 八、討伐叛逆獎券。
- 九、金光法會獎券。
- 十、關帝勝會獎券。
- 十一、直接交涉獎券。
- 十二、農村破產獎券。

元旦的所謂發財，元寶就是像徵，所以，橋是元寶，橄欖也是元寶，什麼都是元寶，但是，自國民政府廢兩爲元以來，曾屬風行，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報載，林森使談話，有「最近財部又命令銀錢業，限一個月內，交出銀錢」之語，我想這橋一來，勢必應廢於新年撤換，橋子等等具有元寶典型的東西的銷路。還望善千投機的人，快快出合于國家法令，具有廢舊條件的替代品出來，以應風潮，有如冥國銀行鈔票之代替錫箔一橋。

文壇畫虎錄

● 章克標編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請由本刊編輯部轉。
二、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實者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三、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關於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四、文人自述自記，即使過於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五、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一長一短 柴扉

十，沈叶沈氏 阿靜

創造社後期，以設計畫家出處聞世。其實他有心得的技巧却是舞台藝術，而現今，則以銀幕導演之名而鳴的：雙名叫做西芬二字；却有些生疏似的。他飽嘗過失敗與成功的苦味。

叶沉，不，幕沙里尼！很

演家的號筒指揮棒之下的。所以，「他說：『我之于本劇，即就之乎鐵腕首相之平國是』，然而不幸，在銀幕與在舞台一樣，回回活過鬼，不是女主角稱病，便是女演員罷工，這于他的導演上的威信，簡直還比不上一帖肚痛藥或二錢天門冬。因此，他的朋友們便進一步要他以「怪物」的雅頌。

然，沈氏其人，熱心藝術，有為藝術而服役底優容，雖然犧牲了生平最服膺的念却終能將全劇勝任愉快。令人心折。

他說話帶的土音非常的重，慣愛怪有味兒地討論 俗劇大眾化的技術性，然而他十回竟有九回半拚命的反對方言入劇的意義上的連貫。他頭一圖畫就是以「上海」的樊籠」在中國戲壇博得大家無限的怪感。到今天他還在弄一些阿拉伯數字入題的影片：叫「上海24句鐘」。

至於他的豐姿也有「標準」的怪采，他常常穿一雙查利的卓別靈的皮鞋，而在桃色的真

絲襪綴上一兩筆油墨。他招待女朋友，煙酒茶是不來的，有時候僅僅炒蠶豆或五香豆腐干兩塊，不過他給人心中的誠懇感則常常是超凡。

「怪」也者，自然並非一種罪過或得失，實在是指一種道人未道，作人未作，行人未行而言，天才毀滅論繁行之今日，怪巧是一種怪才。特別是他雖然有些去處反常地怪，但他留在「他底她」或「他底她」的學生們底心目中一樣叫人想念。是的，那是一個可紀念的人物。

他做詩，詩箋也收集得許多，却空白着，寂寞着，等閒着；然而優遊着，期待她的成功。

十一，陶晶孫氏

一個國際人，他自己笑：我雖然是中國人，然而我說不大來中國話。幸鴻銘說過所記「東西南北」之人，很對，如果我們同行星間的火箭交通實記，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國際人」。

有一次，他的小的一個兒子報告他說：爸爸，門外有兩隻客人；于是活叫入捧腹而月之外，他開始覺得中文文法上副詞的使用之難。

他的夫人記得芳名叫什麼「×」女士，是郭沫若夫人的阿姐，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太太。他們曾因有一次上菜



市買鷄子；于是就開始領略了一隻二隻同一位二位頗難得分開，正同中國人將外國文字陰陽性和動詞越弄越糊塗，一樣底困難。而且他是一位近乎書呆的宿儒，而且他對音樂與文學有精深的探討，有時幾乎廢寢忘餐。

他對音樂有特殊底性趣，據說他在日本時曾為參加各處的音樂會，動輒把購麵食的錢袋被扒手扒掉，率性廣絕一兩餐伙食的事常有。

他乃一個寡言，但極和藹可親的長者，為人實在太忠厚了，所以有時竟至整天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無邪地同孩子們玩耍。大花面大琴袍的泥人或鉛製的大兵，從鋼琴蓋上的一敗至火爐烟兩旁的一大反攻，成天其樂融融的微笑，而那種微笑，在這不知音樂為何物的可憐的上海底銅臭裏，實在是太罕有，太可愛了。因之他，愛音樂音樂迷住了他這具有童心的小孩子。

歐陽予倩 名 易

福建人民政府，舉行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的人名錄上，我們發見了歐陽予倩的名字；等到福建正式組織了政府的時候，在文化委員會的委員錄上，也有我們這位戲劇家的名字。他自從前年到歐洲去，我們只得到他往蘇聯參觀了一次戲劇節的消息，與及在「讀出什詩」上見過他一篇遊記之類的東西，除此之外，便沒有得到比這更多的關於他的消息了。不意在這次福建組府的時候，却發見了他的名字，如果不是在「張舉行人民代表大會」的照片上面看見他也站在那個角落上，我們不是幾乎會懷疑在人名錄上的他的名字是人家跟他寫上去湊數的嗎？

但是，自從大家曉得這扮青衣的名旦也攀上了政治舞台，上海的某小刊便幽默地這樣說他：「歐陽予倩也以生產人民代表的資格參加了閩府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大概是以前唱『青衣』這生產行業為資格吧！唱戲的也可以代表生產人民，不是很笑話麼？如果他不跟著人家攀上政治舞台，好好地幹戲劇工作，倒還不錯哩，而他偏要學人家的時髦。」（不意如此）除了這小報之外，似乎還有幾個小小報刊上談到他，有人還說他攀上政治舞台是一件來得非常之突然

令人覺得駭奇的事。對於小報的冷峻的幽默的說法，當然我毋須去附和跟反對，何況我在這篇文里，只想把一些他給我的片段的印象之類的，淡淡的描寫出來而已。不過，對於說他攀上政治舞台是來得突然一語，只要我們是曉得他幾年來是在廣州學廣東政府（陳銘樞為主席）的津貼費辦戲劇研究所，便可以曉得這也並不見得十分來得突然的。

歐陽予倩辦廣東戲劇研究所，是在三四年前的時候。那時筆者剛在廣州，所以有機會跟他見面。（如果說第一次見面，當然要說是在民新（？）影片公司出版的「玉潔冰清」里面了。這片是由他編劇導演，張織雲豐稼農主演，他自己也在戲裏扮演一個守財奴的脚色。）最初與他見面的「大概」在腦海里總是印下一個肥胖的瀟灑的中年人的影像吧？

上面所以加上「瀟灑」這一個形容詞的原因，便是因為他的臉孔是緋紅緋紅地，而且架上一副銀絲的眼鏡，穿一身時髦的簇新的洋裝吧？不過，「瀟灑」則似乎是「瀟灑」，可是，身段過於肥胖，看來無論如何總也不像一個活潑潑的人。及至後來見了他親自出舞台演「白姑娘」，「怒吼吧，中



有點古怪才，他在導演上服膺於日本小山內董底導演台上論的原則，這種原則是一劇底成敗利鈍統要看導演本身才能為轉移的，所以一劇的演出上，為着導演是全副底職責所在之故，須保障每個導演家庭中中央集權的指揮權力，換句話說：每個演員絕沒有獨立的人格存在，一切悉聽俯首聽命乎導

的怪采，他常常穿一雙查利的卓別靈的皮鞋，而在桃色的真

的怪采，他常常穿一雙查利的卓別靈的皮鞋，而在桃色的真

的怪采，他常常穿一雙查利的卓別靈的皮鞋，而在桃色的真

髮是貝多芬式。對於客人的叫喚也是頗合聲律的。就連他的文章也有頗多的音樂的涵養。但在另一方面成就，他則是一位青瘦的醫生。慈祥的醫生。可愛的醫生。

十二、宛爾氏

誠然，如他的名字：宛爾

他是一片仁慈和，對人宛爾而笑，或宛爾而言的。

鼻子不直，舌頭鈍帶，親密地談話像祖母對孩子的庭教，同人爭論正像同人談笑，同人談笑正像同人爭論似的，「羣居終日，談言及義」的場合，是不可缺席的人。就跟家庭間的母性似的，是個寂寞的人，嘴的左犄角，因為說話不便利，故有點牽就，傾側。但他是那樣沉着，那樣委婉，一些些，一個詞，一個頓地說出他的心聲。也許是年齡的關係，對着過往的一切，為是那樣的深省，又那樣的精當，遠盼着未來，而又那樣的忠實對於現在。愛護人：覺得自己是白髮鬢然的龍鐘老母愛兒女般，如像他之愛自己的心情，為一難得的善感的人。因此他愛憐情的向你說化心裏想說的，嗚嗚的一個字、一個句的說哈



說得你不要聽，他也得一個字，一個句的說下去，直到你服氣，他還是熱心的如數家珍地敘說，簡直不是說，簡直是勸慰，是商量，是溫存，是切瑳。

一個熱心的入世觀的無上典型。

他深諳着，他在北京，那蒼老悲涼的燕都，那騎俠的人物，那多血質的女郎，那老去的青春，那古風的重樓，那古香的羅曼蒂克，那撩人的回憶，那撲溯的黃塵，那惶惶的旅途，那多怕人的碧血，那困苦的災荒，那罪孽的人事那海市的蜃樓，那騷人的嗜睡，那永不可及的嚮往，那沉痛的現實，「那悲壯的今朝，那淚與血的海上……」

「孩子！最後他說：『記取吧！你底身心健康。』」

祝福，祝福，祝福你的健康。

十三、楊邨人氏

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五台山半途出家的楊五郎，氏的絡繹，鬚那樣茂盛發達，實堪為僅見；有朋友替他估計，設使全世界男人都像他那樣的話，只消對於保安剃刀一致堅持罷工一個禮拜，則紐約幾家刀片托辣司必遭致最大的不景氣的打擊無疑，料定必有幾十萬製刀工友將陷於不幸的失業狀態之中，統計工資的損失，用一元全張的鈔票紙計算，可以乾買全年的航空獎券或印刷十日談和論語全年。

但那是一件誇大的說笑的特寫吧了。

他的寫作很豐富。以氣質而論，非常像一個日本人，據說有一次他的住居不「自由」，竟來了數位彪形大漢查問他的友人，他很客氣的衝那些傢伙大罵一頓，口裏不住地講着二通的通的很不好聽的日本話，一面酒飽飯足地指手畫腳發着脾胃，把幾位大漢弄得連忙下話陪不是。等得那等包探見機一溜，他趕忙提着一隻開水壺到弄堂口的老虎灶上一慣回頭飛腿跑得氣都透不過來。這是傳說。



去年他有文章，暢論他去「赤」區的觀感。『打起了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云云

可是，他却並不是日本人，而是潮州老鄉。他鑽英文，却並不懂日本話。但是他的演劇天才與鎮靜能力則不差。

吸煙一點上算是論語派。他那時的居停主有一架商用的電話機，就因為常常打電話時偶然的不慎，所以西裝和大衣上常常能發現新的烟火燒穿的通眼。有年他去四川當教授，他曾感嘆過川漢鐵路的竟未完成，至少在香煙上使他委屈，節省，感嘆，和煩悶。

國！』李桂林之死等等，倒也覺得他實在不錯！表演上固然堪稱上乘，（因為他有許多年舞台經驗）而舉動也不覺得有什麼呆笨之處。

「白姑娘」是在廣州泰山書店讀書會會員大會上看到的。

「怒吼吧，中國！」是在廣州西瓜園警察同樂會看到的。他們第一二次的公演，聽說是由省黨部的民衆大會上，效果都非常之好。但是我看的這一次，已是他們的第三次公演了。這劇是一個有意義的羣衆劇，當時據說在中國算是他們第一次演出。那時因為用的是純粹廣州話，所以每一次每一次的效果都不錯！歐陽在這劇里扮演的是一位翻譯員，說着打九折的廣州話，也算演得很好！

「九一八」之後，整個中國沸騰了！廣州也不能例外。記得那時候，歐陽予倩曾以和立藝術院（陳銘樞離廣州後，由戲劇研究所脫化出來的，脫化的原因是為了津貼發給停止了的原故。）發了一篇告廣州藝術界的宣言，還召集了一個廣州藝術界抗日大會，結局是因爲響應的人數甚少，便沒有什麼作為而滅熄了！「李桂林之死」便是在這事件之後，在長堤青年會演出的。歐陽自己也在里面擔任了一個脚色，在舞台上跟人打了一陣架，架雖打得不好，把劇情弄鬆了，可是他的活潑，隱隱約約地也可以見出。「李桂林之死」演出的

準確時間，便是二年前十月十日的永漢路慘案發生的那晚上。在演劇方面，他給我的印象是如上。

三

戲劇研究所領不到津貼費，辦了和立藝術院也沒有什麼起色，歐陽便毅然地把藝術院結束了，帶領了一班人馬到上海，在虹口租了一間大房子，組織了一個大劇團，預備在上海再打起鑼鼓來，但是不幸得很，「二八」的砲聲，迫得他們不能不捨棄了一切東西，離開了虹口的房子。於是劇團無形解散了，他也再度回廣州去走了一走。

到了廣州，他邀請了廣州的一班戲劇家文學家們，在太平館吃了一頓，接着便提議組織劇團。這時候廣州文藝界情形很複雜，尤其是戲劇界，於是便有人說他是受了「社會民主黨」的使命來的，又有人說他是「黃色的走狗」，所以只在他家開了幾次會，因為一部分人不參加了，便也無形的解散了！戲也不會演過，只用劇聯的名義，出版了他自己的一

極端的懷疑的。

讀者來函

敬啟者 貴刊第十三期「禮物」一篇在十二月八日新聞報本埠附刊早已見過一字不易題爲「大上海的私物」署名「須白石」抑貴刊爲特別優待作者或一時未及覺察鄙人爲愛護貴刊起見故請 先生打開此函蒞也 讀者敬啟

編者謹答：須君一稿，寄來時稍爲擱置，因此或另投新聞報，待本刊登出而該報亦已同時登出，因有一稿兩投之嫌，編者亦未及察覺，且八日本刊已在印刷，即發覺亦無從抽換，敬希讀者諒之。

本「同住的三家人」，一本「不要忘了」而已。

那個時候，筆者得到更多的機會到他家裏。他的家是廣州市的四牌樓，一座龐大的舊式房子。里面有很大的客廳，一間擺滿了日文書籍的書室，還有後進，（這我可不會進過）

每次到他家裏，都是那麼好的招待客人；有美麗烟，有瓜子，有菓子。而當大家談起話來時，他又又是那麼的健談，嘖嘖刮刮的談了許多話。有時站起來，有時坐下去，那神情就跟我們在看他演戲一樣。看得入神，又有東西吃，常常便是客人不說一句話，而只讓他一已嘖嘖刮刮的刮下去！

因爲廣州的劇聯攪不成，他也就跑了。但是跑了不多時，他再回廣州時便說要去歐洲了。他出國的時候是跟陳銘樞同條船，據說三年左右才可回來。但是不知爲什麼原故他還去不上二年便回來了。真的，如果我們不在人民政府的照片上見到他的尊容，大概也是要極端的懷疑的。

獄中記

(續) 許欽文

(續本刊第十四期第十三頁)

冷的力量。我不預備在看守所中久留，慘案發生以後，房屋要由弟

妹替我看守，渠們膽小，還得有人陪伴，寓中被舖只缺無多，我自己只臨時買了兩條新的。真是起碼的東西，雖然也曾化去六元半，可是這種東西以前好像只在屍體入殮用的被服中看到過，又薄又小，而且棉絮是舊的，有着一股臭氣。雖然把脫下的衣服如數堆在蓋被上，一到後半夜，總仍然冷得肚子痛，消化受阻，胸膈窒悶。

前半夜呼呼地響了幾陣西北風，這時覺得分外冷，好像蓋着的被已經被風吹去，而且牀底下滾上來了大水。噓噓的呼聲常從西面板壁縫過來，我聽清楚了這是楊難友所發的，不由地想，「我們真是落難的朋友了！」

這我早於無意中從西面櫃子中難友底談話知道，楊難友只有一條被，半墊半蓋，是阮難友借給他的。

天氣委實冷，那狹長的天井裏滿地是冰，早上剛倒過馬桶的地方留下的污水，往常總是黃黃流着的，也已結成白冰了。楊難友最後到天井，那鋒稜很挺的西裝呢褲已脫去，換穿了灰白粗布的棉褲，漆皮鞋却依然閃亮着。我同他在板壁縫上已談論得很熟悉，見了面却依然生疏。我對着他那深深地的感動，只點頭一笑算作了招呼，穿中山裝

的難友却對他發問了，「怎麼你還沒有出去呢？」

「出不去呢！」楊難友頹唐地回答，「這裏我人地生疏，我本因為上訴才轉到這裏來的；上海南京去了快信，如今沒有回音，大概是戰事阻止了。」中山裝的難友又問。

「誰知道呢！」

「你來的時候怎麼樣呢？」中山裝的難友又說，「這樣說來，那末，你現在還要在這裏，這是因為受了戰爭影響的緣故了！」

「我只是這幾天受戰爭底影響麼？」楊難友興奮起來恨恨地說，「我這次要到這裏來，根本就是戰事的緣故。本來，我由一千元的面證金保在外面，因為人地生疏，只找得個間接的朋友作保人，他膽小得很，這是我早看出的了，所以我打算拿一千塊現洋來擺在他裏，免得他擔心。我已經弄好了六百塊錢，還要四百，也已接洽好，可是戰事起來，拿不到了。而且，匪兇停止了，連那六百元也無法弄到這裏來；恰巧法院傳了我，我趕不到，因為寓址已因戰事影響更動，一時接不到通知的電報。」

「阿阿！當時在火線裏面，以為只要逃得性命就好；哪裏知道，逃出了火線，就得在看守所中拘留起來了！」

一聽到了他在講他底逃難情形，許多難友就都停下了踱步圍攏去聽他。

「在火線中是怎樣的呢？」一個兩頰紅紅的青年難友問，「你看到日本倭子兵麼？」

「阿阿！真危險呢！」楊難友說，「當時我已整整三天躲着不出門了，東西早就吃完了，肚子餓得要命，我想跑到馬路對面去設法設法，剛一脚跨出門口，就碰地響來一槍，子彈在面前擦過，幸虧趕緊縮回躲在門框裏。我不知道那開槍的是中國兵還是日本兵，我連忙提高嗓子說明，我是老百姓，因為餓得不得了，想找點東西喫喫，並不是偵探，不要誤會。但是我仍然不敢隨便走去，怕得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再開槍。一直等到從斜對面底房子裏走出來了兩個老太婆和三個小孩子，東們一道走在馬路上，因為是老的和小的，當然不要緊。我想這個機會不可以錯過，我就一下子跑去進了渠們底隊伍。於是好道進行，倒還過得去。後來碰着了日本兵，幸虧我可以說日本話，好好解釋了一番，也就過去了。可是到了租界底交界處，佈着許多機關槍，不但不讓通過，我們自己也是不敢前進的了。終於跑進一所空房子，大家爬過一道很高的牆，又跑過了個還在蒸發熱氣的火燒場，才算到了火線以外的地方，當時以為可以慶幸，何等高興，哪裏知道一跑兩跑竟跑進了看守所！」

檢察處只於下午開庭，我雖然整天地坐在看守所中，真在候訊的時候不過下午三點到四點半的時間。我自己的確很清楚，我決沒有什麼犯罪的證據可被偵查出來。我希望早點了結，俾得恢復我底「自由」，所以我天天希望開庭。一到下

午兩點鐘，我總就準備被叫開庭，鞋子穿穿好，衣服弄弄齊。到了三點鐘聽過了鈴聲以後，會得常常發生錯覺的，在叫別人開庭，我以為是叫我了，直到看守的人去打開別個櫃子上底鎖，我底櫃門前毫無動靜，才知道是弄錯的了。

「高克辛！開庭。」在下午三點鐘到五點鐘的時候，我時刻希望這樣聲音來到。

這時已經四點多分鐘，忽有聲浪進來，我以為是叫我開庭了，一想到開庭，我總又聯想到「當庭開釋」，准我出去。可是聽明白了意思，原是叫楊難友去開庭。

不久楊難友就回進來，等到他走進櫃子，那門上的鎖擦地關上以後，就有尖下巴阮難友底口音起來問，「怎麼了？」

「阿！楊難友底口音說，「推事倒是很好的；他是因為替我着急，這次無非問我保人找得怎麼樣了，特地開庭的。他首先這樣問我，「怎麼你還是不叫保人來呢？」我說，「我找不到呢！」他又說，「趕緊找才好呀！」我又說，「趕緊我何嘗不趕緊，可是我在這裏人地生疏，又是這樣的時候！」後來他這樣說，「那末，特別通融罷，你只要找到個五百元的書面保就行了。」阿阿！這他不是很爲着我打算麼？可是我底信還是沒有轉來！」

「我給你「算」「算罷，」尖下巴阮難友底口音說，「你就說個時辰來！」

「何時，如何？」

「好！一月，二月，三……」

「……十三，十四，十五……」

「流年流年，就在眼前！」如果今天晚上不到，明天一準有信到來，老楊，我也替你着急呢！」

這樣的算法，我幼小的時候我底祖父也同我說過，「流年流年，就在眼前，」以後實在還有着這樣的兩句：「眼前不見，要息半年。」

「阮難友沒有說到這一節，我自然也不說出去。楊難友好像很相信這算法，或者可以說他藉此暫且鎮定了心，寄託了他底希望。吃了晚餐以後不久，就在板壁旁談起天來：

「密司說高！」楊難友先用手指敲了敲板壁說，「要是我明後天就得出去，或者還可以替你爲着密司金去設法設法；我想如果到了外面一打聽，密司朱有着自殺的情形，那自然很好。否則密司金就很危險了。不過照現代的法律，殺人的不一定處死刑，這要看動機，譬如以前日本有個板爾夫，刺殺了首相，這罪好像是非常重大，非處死刑不可的了，可是結果只判得六年徒刑，因為他行刺的目的是看不慣那首相底政策，是爲大衆着想的。既然她們同你都沒有愛情的關係，她們又是同性戀愛着的，也許密司金也有着可以原諒的地方。」

「可惜我如今停止接見，」我說，「外面的情形固然不明白，她們究竟爲着什麼，以前也毫不接頭！」

「那末只好且等一等再說，」楊難友又說，「可是，密司說高！如果救得出來，密司金以後可以同你結婚麼？」

「以前有人提議過，我也曾問接向她表示過意思，她是絕對拒絕了。」

「那是因爲她同密司朱同性戀愛着，現在密司朱已不在來了。」

「可是她同時也會愛着男朋友，一年多來已經三四個，其中半個也不是我。」

(待續)

看戲與評戲

葉袖音

我時常想，劇評者的文章是給誰看的呢？是給戲劇的觀眾看的呢，還是給作劇者或是演劇者看的呢？

有許多人說，劇評的目的是幫助觀眾去了解一齣成功的戲，或則通知觀眾免得去被一齣失敗的戲所欺騙，又有人說，劇評是在鼓勵作劇者或演劇者的長處，與指摘他們的弱點。這一種用批評家的眼光來作的批評定義，我是認為不適當的。來說明我的意思，讓我先講關於觀眾的話。

觀眾看戲和劇評者的看戲是完全兩樣的。觀眾踏進一家劇院，大部份的人，是在利用這兩小時空閒的時間，

去得到一種官能的享受。把這官能的享受，分析起來，可以寫成一本書。譬如說，去看雪爾維耐的『妒衣風雨』，有的看了她天真的一笑便滿足；有的看了公園裏調情的一幕便滿足；有的看了車站母女的離別，流幾行眼淚也滿足。還有一種有變態心理的觀眾，他們竟然會因一個窮人被虐待，或是一個少女被蹂躪而滿足。

所以一位劇評者而希求以文章來領導觀眾的趣味是不可能的。你說演員的表情不好，但是我所希望的祇是一段曲折的故事。你說故事不近人情，但是我祇希望幾張好鏡頭的攝影。你說導演的手段不高明但是女主角的一笑或一罵或者會使我感到不應此行。那麼劇評者的工作是什麼呢？

現在是很容易講了。觀眾看戲的目的，既然如有他們滿足的方法；那麼，換一句話說，他們便很難對一齣戲作一個統整的觀察。他們所得的印象，每每是片斷的。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把一部整個的藝術品來拆成粉碎呢？

劇評者的工作便是去對一齣戲作一個整個的討論；並不一定是為了觀眾，也並不一定是為了作劇者。所以他不應當也和普通的觀眾一般，僅以個人的特嗜，而作片面的探討。坐井觀天式的讚美，與吹毛求疵式的指摘，決不是劇評者所應有的態度。我的常看見有因劇中的主角，所表演的是資本家享樂的情形，便對全片攻擊的文章。這使我想起，以前舊戲園中，因演風波亭，秦檜的扮演得情形畢肖，竟感動了一位看客，憤激之下，跳上去將他一刀刺死。我們儘多着這一類的劇評者，戲劇前途的危險便可想而知。

假使劇評者的看戲，和觀眾的看戲，是完全一樣的，再以他們的隨感作為劇評；那簡直把觀眾當作沒有官能的生物了。

妬花風雨與處女臉

葉袖音

我們看了一齣把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是不再要在故事上去費口舌，這個問題，我不想在本文裏討論。但是，我相信，我們的電影評者看了這齣『妬花風雨』以後，他們的論調，一定又會對女主角琪妮的『意識』上去大施攻擊的。他們一定又會說，琪妮不應時把自己視為男子的所有物，着了心愛的人一時的愛情，竟願犧牲自己的幸福。他們一定又會說那男主角賴史脫簡直是資本家的劣根性的縮寫。他們一定又會說賴史脫的父親用家產來控制兒子的婚姻，完全是資本家的殘酷性的暴露。這種千篇一律的文字，在申報電影附刊上，時常可以讀到，我簡直不懂他們究竟把電影當作是一個什麼東西。

在我，看了這齣戲以後，所感覺到的祇有對於導演傑令氏及女主角雪爾維耐的佩服與羨慕。我先講雪爾維耐的技巧與在本劇中的成功。

雪爾維耐是一位天賦有『處女臉』的演員。那便是說，她有這樣一雙圓又大，同時互相的距離較常人為透的眼睛；還有一張稍微有些厭起的嘴唇；臉部的每一根線條都表現着純潔的天真。她即使扮演一個娼婦，我決定聽都會相信她心地的清白。這幾乎可以說是先天的賦予，而不見人工的化裝可以辦到的。但是光有一張臉而沒有其他的表情來幫助，那麼一朵雪白的荷花當會變成是紙頭糊成的了；牠有形式，但是裏面會沒有生命。在這點上，便是雪爾維耐的技巧的成功了。

我所最推薦的是她的眼睛，所以我第一要提起的是她的『而望』。

在『妬花風雨』裏，她望過好多次。第一次是對著旅館的掌櫃，是一種驚慌而含着期待的望，這便使她得到擦地板的工作。第二次是對著藝員白蘭德；是一種欽仰與羨慕的望，這便使她得到了為藝員洗衣服的工作。第三次是當她哥哥因偷煤而被囚時，單身去乞援於議員，那走進議員房門的時候；是一種悲痛又羞慚的望，這使她的哥哥免掉了監禁。第四次是當議員對她說，她哥哥已釋出一面把手去摸她肩膀的時候，是一種感激，畏懼，又抱着犧牲精神的望，這便使她失掉了她的童貞。第五次是在車站上離別老母的時候；是一種鬱悶又英雄的望。第六次是對着新主人賴史脫，是一種誠實又熱烈的望，這是第一層孽緣的開始。第七次是在旅行中，對着愛人，又是主人；是一種嫵媚又滿足的望，她幾乎忘却了明白的危險。第八次是當女兒畢業時；是一種慈愛又驕傲的望。第九次是她女兒死了；是一種當吧新愁交某的悲慘的望。第十次是賴史脫死在呢手裏的時候；是一切情感會集來的虛空又充實的望，這便結束了這一段悲劇的故事。所以在這齣戲裏，我們至少可以被這十幾種不同的『而望』來感動。不是雪爾維耐技巧的完美，導演者支配的得當，誰能辦到？

對於她的嘴的表情，變化更多。假使也像對她眼睛一般分析起來，本文當變或是對雪爾維耐的臉部的頌讚了。所以我現在當講本劇導演方面的成功。

導演者自己是有目的的。平凡的導演每會被劇情及環境來支配，而忘掉他的目的。所以我們時常會看見一種輕重不均的戲。導演者又很容易因太注意於劇情的連貫性，而忽略甚至埋沒一位天才的演員。從這幾點上看，導演在『妬花風雨』裏的成功便值得佩服了。

他能利用雪爾維耐一切技巧，但是使我們不感覺到太吃重在主角方面。他又善於避重就輕。例如當男主人便如友迷惑住了，琪妮毅然說要離開他，她這一個決定是表現著她能了解生活，同時又能勇敢地為愛人而犧牲自己；在理，處於她對方地位的，表情是太難了。導演者竟在此地停了，接着便描寫如主角離別以後的生活；使觀眾並不感到缺乏什麼。他又善於穿插。公園中的一幕，雪爾維耐竟有了一個完整的性格表現的機會。同樣一個天真的少女，經導演的手法，我們看了雪爾維耐以後，便會感到以前麗琳許的技巧的幼稚，舉動的呆板，以及性格的不純粹了。

看了『妬花風雨』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因導演與演員的合作，我們非特明白了劇中人精神上的變化，我們還可以看出她和他肉體上改動的程序。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七章 范思辯論着那案子

(禮拜二，十一月九日；下午五點鐘。)

當我們到國家律師事務所時已經近五點了。史偉幹點上了麥根辦公室裏的一盞老式吊燈，於是一種陰沈的光線充滿了全室。

「不是一個好家庭，我的麥根，」范思嘆着，躺到一隻皮椅子裏。「一定不是一個好家庭。一個漸墮落的家庭。假使那些陸氏的祖宗能從墳墓裏再爬出來看看這些子孫的行徑，我敢說，那要怎樣地使他們震驚啊！這些所謂簪纓世家在舒服而無事事的環境之下總會墮落的。一個國家也是如此，窮奢極欲是一種最壞的影響。」

「你這種論調或許很可以供給社會史學家的參攷，」麥根說，「有一些怒意；但我不能說他們是現在社會中一種特殊的產物，或竟說是有關係的。」

「關於這一點，我不願說得太肯定，」范思隨意地回答。「實際上，爲了你那種深刻的思想，我以爲陸家那些人藏着互相傾軋的心思的關係，真像黑夜的一盞燈……你知道，——他採取了一種幽默的語調——『這是很不幸的，你和偵察長都給犯罪或這一類的事支配着而忽略了社會關係；爲了社會，像陸氏這樣的家庭都消滅了才更幸福呢。但這是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很有趣味的。』」

「我抱歉得很不能同情你的熱誠。」麥根用着沙澀的聲音說。「犯罪對於我祇是一種平凡的事情。倘使今天沒有你參預呢，我將直截了當地詢問一些犯罪的事實。但你却參預了，問了許多無聊的話；而我也愚蠢地陪着你。好，我相信你這個下午是過得很暢快的。至於我呢，做了三個鐘頭的配角。」

這種埋怨的話，很明白地暗示我們要離開那裏；但范思一點沒有想走的表示。

「哦，我此刻還不能就走，」他說，一面尋開心地微笑着。「在你沒有諒解這種誤會以前我是不能走的。你需要一個引導的人，麥根，我就下了十分的決心披肝瀝膽地給你和偵察長幫忙。」

麥根縐了一下眉頭。他很了解范思，他知道范思的輕薄祇是表面的，裏面却包着一種深意。很久的友誼和共事的經驗

告訴他范思的動作——外表雖屬無理——而結果永遠不會虛妄的。

「很好，」他承認了。「但我很喜歡不多說費話的呢。」

范思悵然地嘆着氣。

「你的態度太不隨機應變了。」接着他用一種詢問的目光看着葉達。「告訴我，偵察長：你可曾看見陸珠璣的尸體嗎？」

「我當然看見的。」

「她在床上的位置是很自然的嗎？」

「我怎麼知道她平時是如何睡的呢？」葉達做着苦笑。「她半個身子是坐起的，肩膀靠在一對枕頭上，又蓋着被。」

「她的姿態沒有一些不尋常嗎？」

「我可不能知道。」

「而她的手：是蓋在被裏，還是露在外面的呢？」

葉達抬起眼，微微有些吃驚。

「露出的。你現在提及，我想起了，牠們還是把被單握成團的呢？」

「是握的嗎？」

「是的。」

范思很快地昂起身來。

「還有她的臉，偵察長？她是在睡夢中被打擊的嗎？」

「我看不是那樣的。她的眼大大的睜開着，並且直視着前面。」

自己筆記

郭明

(1) 書信的藝術

書信，本來是文學裏面一種極高尚的藝術（即使李白向韓荆州求差使的信，也還有人目爲千古妙文的）。原因是當時交通不便，書信傳遞費事，所以提起筆來，總要鄭重其事。但是自從世界上有了火車，有了輪船，又有了飛機，書信的藝術便日漸衰頹了。電報一發明，書信便不再是藝術了。

書信藝術的沒落，和交通的發達是確有密切關係的。因爲凡是一件藝術品能有價值，其中一定有『真』的存在。在往昔，上海和南京通信，所需時日，不知比現在要多幾何倍；假使你寫着一句假話，那麼中間的變化不知多少，結果或會騙了你自己，即使你臨時反悔，那麼，簡直連彌補的機會都沒有。譬如你在信裏騙你北京的情人說，我不愛你了，那麼，舟車的跋涉以後，當你收到她回信的時候，或者她已和別人結了婚而已經受孕了。但是，現在的情形是已完全不同。假使你在南京，你儘可以上午寫信給你上海的夫人說，本星期公事忙，不克返家；下午乘車回滬，或者可以發現你夫人正在第一次在星期六款待她的情人。所以交通便利的結果，便造成了書信中的滿紙謊話。譬如說，報端揭載的電報，儘使是你壓了韻的四六句，你究竟對牠有幾分的信任？譬如說，坊間出版的一部部情書集，你讀了，除却有些小鬼心肝之類的肉麻話，以滿足的變態性慾外，你怕真會相信有什麼純潔的愛情？謊話既允許在書信中存在，寫信者當然便多文字以外的目的；藝術而有本身以外的目的，其如藝術品便根本不會純粹了。

但是書信終久是文學中一可愛的體裁。牠可以完備一切別種文學門類的條件，而不受別種文學門類的束縛。但是，所以不受一切的束縛及限制者，是因爲看到的不過是受信者一個人。你可以不必再推敲辭句的首韻，說真心話可以不被你的仇敵探悉；懺悔或懇求可以不被人引爲取笑的把柄。即使是先生和學生通好，也可以避去當局的目光，而保留傲態。好文章可以從這裏面產生出來。

不過，我真不懂，爲什麼偏是因自由及私人的而得來的好文章，有幾個人又偏是喜歡把來發表出來。假使寫情書而預備出情書集的，則情書又不會是真正的情書了；正像專爲發表在報端的通電，其價值也可想而知。

我們爲什麼要把不適宜於發表的東西發表呢？要知『真』是祇能存在『私』的中間的。

的開關在那裏，知道大家什麼時候睡覺，知道什麼時候僕人們才散去……知道什麼時候和怎樣才可行兇。有一種秘密而可怕的動機在兇手的後頭。昨夜發生的事件有着重重的黑幕。秘密的怨仇，不尋常的慾望，可怕的衝動，醜惡的野心是這案子的基礎；而你祇鬧着兇手，而不注意各方面的徵象。」

他的語氣有一種興奮而粗鄙的成分，簡直不像很混和的范思的話了。

「那個家庭給沾辱了，麥根。漸漸地走向腐爛的路上去——不是物質上的腐爛，或許是比可怕更厲害的衰頹。一切固有的美德都消失了。每個人的精神都腐化了。他們就是給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空氣來沾污的。這個罪犯，你祇可以明白的，是在這種不可避免的環境之下。我沒想那是更甚於可怕和卑鄙的。這表示出那變態組織到了末了必然的崩潰。」

他停着，張開手做出一種無望的姿態。

「想想那種環境看。那古舊而寬大的房子，流佈着陰沉，的鬼氣，站在那種不好的地方，激蕩着臭惡的河水……還想想那六個同樣陰沉的人看，死板板而不健康，被陸大白的遺囑強迫着住在那裏經過了二十多年。他們就住在這充滿着烏烟瘴氣的鬼窟子裏，一天過去又一天，既不能接觸外界的變化，又非常怯弱的不能自己跳出籠來；給一種苟延殘喘的荒唐生活包圍着，變成互相仇恨他們接觸着人，陰毒而嫉妬，消磨他們的神經在相互爭鬥；互相憎恨，燃燒着怒火，想着壞事——埋怨，爭鬥，辱罵……到最後自然合理地爆發了。」

「這些都是容易明白的，」麥根同意着。「但，總之你的結論祇是理論上的，我並不是打什麼官話但昨夜的慘案和這變態的情形有什麼顯著的連絡嗎？」

「沒有什麼顯著的連絡！祇有牠的恐怖。無論如何連絡是有的，但什麼都是隱藏着的。我一踏進他家就感到了，整個下午我都在不知不覺中想得到牠。但他們每一個都在躲避着。那屋子像一個迷津，沒有一樣東西是常態的，是有條理的——一個夢中的迷魂陣，一些變態而奇怪的人物，名人都懷着鬼態，在出了昨夜的事情以後，慌慌張張地在屋子有些坐立不安。你覺得嗎？當我們聽他們用猜疑和妬忌的心理互相攻擊時，你能看出仍有一種變態的陰影繼續着在忽隱忽現嗎？」

麥根無聊賴着動着身子。范思那種異乎尋常的態度很使他詫怪。

「你所說的話我都懂，」他說。「但我不覺得你給我們的印象可以把我引到一種新的推測上。陸家祇像你所說的那樣子。但我怕你太重視那種情形了。我也同意有的案子是有曖昧關係的；但在我們這國度裏每星期都要發生許多無道理的兇案，正像這陸氏案子一樣。」

「你沒有把事情看清楚，麥根，」范思由衷地宣言。「你是看見那案子的許多特殊情形的——珠麗臨死時的恐怖態度；兩次鎗聲間不合理的間歇；兩間屋子裏都亮着燈的事實；安德所講的那碰她的手；一點都沒有進門的痕迹——」

「雪地裏的足印是什麼呢？」葉達用一種證實的語氣岔了出來。

「真的要問我那是什麼嗎？」范思轉了過來。「那是和其餘的一切可怕事實一樣地不可思議。有人在那半小時的行兇中曾經在屋子裏走進又走出；但那個人他自己知道可以悄悄地進去而不會驚動旁人的。」

「那有什麼神秘的，」偵察長說。「他家有四個僕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兇手的內線。」

范思譏笑着。

「你以為這個屋子裏的有內線，他在約定的時間很從容地開了前門，而沒有告訴那進來的人要殺的人在那裏和屋子裏的情形；這樣的結果，他一進去就走錯了路，在餐室裏找路，走上樓，摸索到客廳裏，給許多的臥室弄糊塗了，很驚惶，就打了兩個女人，然後開了藏在傢具後面的電燈開關，一聲不響地下了樓去，那時他祇有和他相距幾步而已，接從前門逃了出去……一個奇怪的兇手，偵察長。還有更奇怪的內線。——你的推測是不對的！無論如何是不合情理的。」他轉過來對着麥根。「你要找到那兩次鎗擊的真相祇有從他家那種非常環境着想的。」

「但我們知道那種環境的，范思，」麥根忍耐地辯論着。「我承認他們是特殊的組織。但不一定因之而會發生兇案。住在一塊兒的人往往要發生意見，結果亦不過怨恨吧了。但祇是怨恨也不一定就是殘殺的動機；也不能說是犯罪的鐵證。」

(未完)

廣州西關的小姐

莫 絢 叻

(廣州通訊)

彷彿在不久以前，有人將廣州分成三個不同的社會：東山為最洋化，最摩登的區域，城內次之，而西關則仍保持古舊之風。雖然這樣的劃分法帶有點滑稽，但事實也非形容過甚。

在這三個不同的環境中，東山與西關之間，不論在房屋，人物，及生活情形都有顯明的差異，例如日常的稱呼，東山大多數稱先生，君，姑娘，師奶……等，而西關則叫老爺

，少爺，小姐，太太，少奶……等，所以把兩區域的生活來分析一下，實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現在我就把西關居住的人物來說一下：在西關居住的人物是非常複雜，而帶有點神秘氣味的，包含有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各種角色。在這幾種人中，都有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中最使人注意的就是小姐，因為在這過渡時代中，她們的生活，多少有點變化，而轉變中的花樣實在層出不窮，所以值得一談的。

一，生活方式

生活當然包括了住，食，衣三個要素；就以住來說，住在西關的人，多數是有錢的，但沒有像東山那樣新式的，所謂(American style French-etc……)華麗的洋樓，他們都住在舊式的大屋裏，所以小姐們的生活，雖然沒有住洋樓，但也夠舒服的。至於食，小姐們生活長於有錢的人家，食當然是好東西，食的次數比平常人要多，每天食五次(有些是例外)晚上還要消夜。說到衣服問題：因為時代的轉變，

潮流的趨向，她們也跟着放足(這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剃髮，但樣式很舊，每天都塗上生髮油，梳得滑滑地；近年來，她們也穿起漂亮的旗袍來，但裏面還穿上綠色或紅色的，和旗袍一樣長的袴子，大多數還束胸，不穿高跟鞋，穿的是繡花的薄底布鞋，走起路來，當然沒有曲線的可言了。

小姐們大多數是有閒階級，不須工作，她們的消遣都是遊樂場……每天從十時起床，好了頭，塗上了胭脂，撲

了厚的粉，早飯後總天都消費在無聊的事情上，晚上還集合了許多人，在家裏打麻雀，到深夜才休息。

二，教育問題

近年來因為廣州的發達，西關小姐們也逐漸的進學校了，在以前——到現在還存在着——教育的方法，就是由幾家人，同時出資，聯同請一個專家先生來教授，這專家先生當然是八股佬啦，無論少爺們，小姐們，都同在一個館子裏受教育，小姐們大約讀上三

年或五年，能夠讀一部木魚書，或是寫一封通順的信，那就算了，所以她們沒有自己謀生的技能，唯一的出路，便是出嫁，靠丈夫過活。

三、婚姻與戀愛觀念

上面已說過，西關還保持古舊之風，西關小姐們的婚姻問題，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解決了；近年來太太們也嘆息着：「女大女世界

！」戀愛的問題便由此發生了，固然其中原因，是一小部分受學校教育小姐的鼓吹，但大部分是為「性慾」與「樂樂」才去追求異性的，在過度時代的廣州，新不十分新，舊也不算舊，戀愛的花樣便多了，例如女學生愛體育家，女工愛剪髮佬，！……等，而西關小姐愛甚麼呢？她們所愛的就是做大戲的戲子們接觸的機會特別多，大戲中著名的角式如薛覺先

，馬師曾……等，實有不少的小姐為他們顛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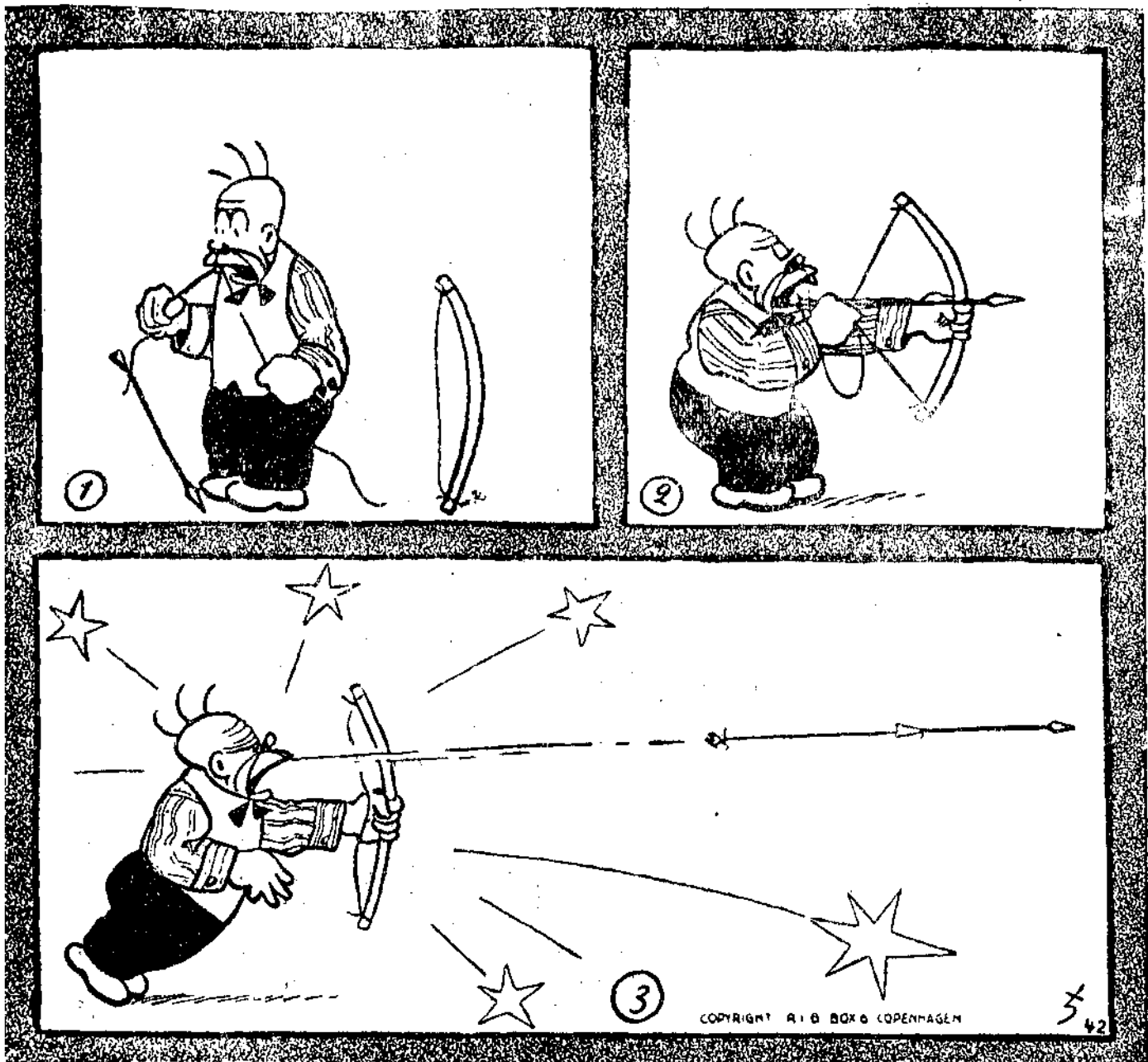
四、尾巴

關於廣州西關小姐的生活，大概是這樣。中國革命了廿多年，而在革命策源的廣東，尤其是在廣州，尚存有這封建制度的殘餘勢力，由此可知革命只是一部分人罷了！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完了！

一九三三，十二月，十三日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發箭隨人

畫圖指誤懸獎揭曉

本刊一期至九期懸賞插圖糾誤，應於本期發表。承讀者之熱心踴躍應徵，計先後或一次或續給收得之函件共有貳千六百八十七封之多，編輯同人曾因此項答覆，費了不少意外工作；但因應徵如此之多，確非初料所及，事實便足以使同人鼓舞興奮，雖然，工作多一點，但在精神方面，不少寄託之所。每於更深夜靜抽暇看應徵函件，與畫者本意稿底對照，如與諸君同處一室猜春謎，此情此景便能使人神馳萬里也。應徵函件中與畫者原稿完全相同者確無，但求其與原稿最近者得一人便贈獎金一百元其餘尚有十人亦與原稿相差不多各贈閱本刊全年一份以為答謝，并所有應徵諸君概贈本刊第十六期一冊以為紀念。應徵諸函中，大有每畫指出錯誤多至五六十點，超出原稿應有錯誤甚多，其間不無因印刷不及原稿清楚，而應徵者疑為固作之錯誤；但亦有於情理間，確可作為錯誤者，不過同人祇能以畫者本意之底稿為標準，以求合法，此類特具之發現，同人贊嘆之餘，祇能割愛不加採納，尚祈原諒。本刊自此番徵求指點圖錯以來，頗覺能引起讀者之興趣而與本刊合作，刻正擬另徵他種遊戲，并須力求免去弊端以答酬諸讀者之盛意。本期因稿躋無空，所有畫者本意之原稿九種擬於下期起一期或分期發表特此聲明。

得獎者

薛渭川 浙江衢州天官橋口普得利麵粉公司

以下十人各贈閱本刊全年乙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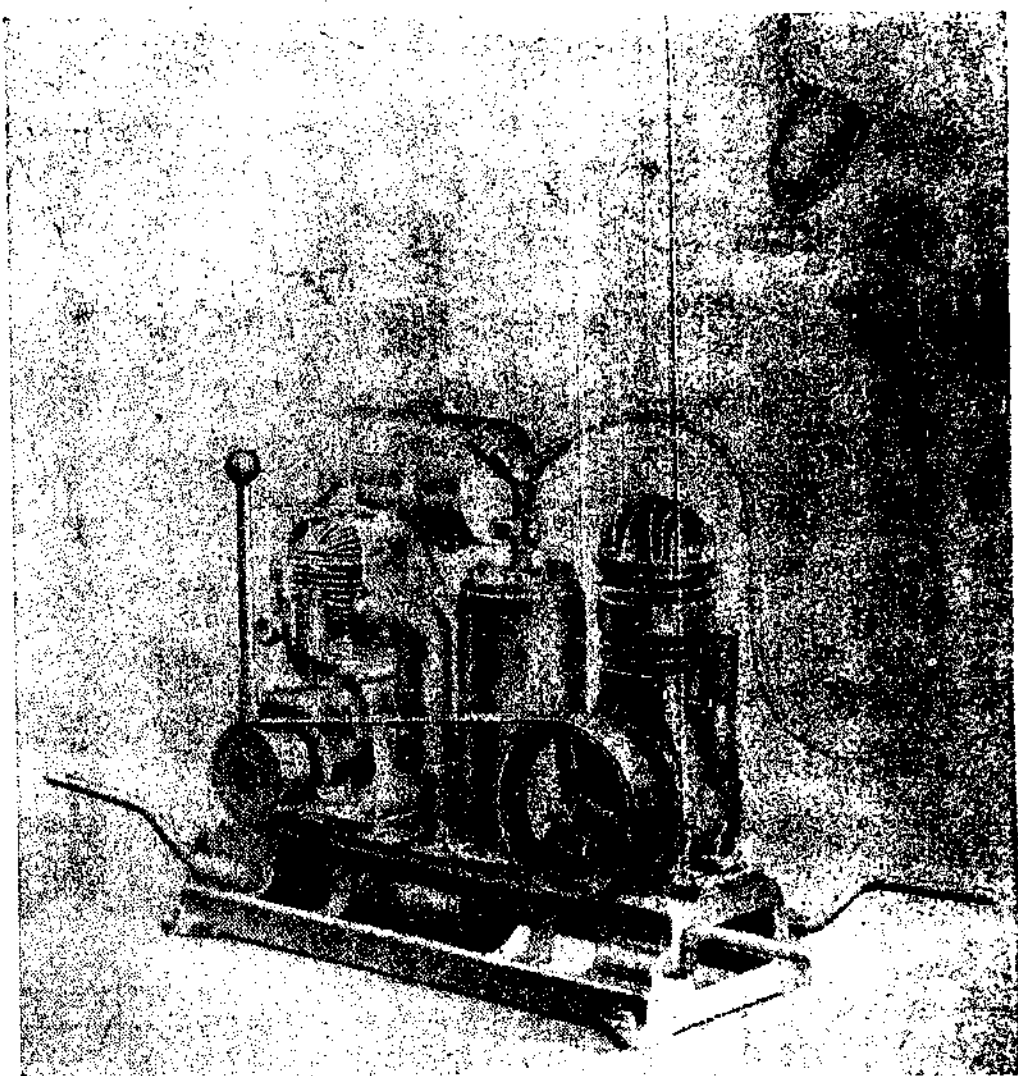
- 羅齊業 山東濟南齊魯大學
- 劉孟華 北平西單李閣老胡同北平大學法學第三院
- 馮亮愷 南京中央黨部國際科
- 吳尉 本埠楊樹浦滬東公社
- 李云天 廈門吳豪保禾祥街七十四號
- 孫佩鑫 山西太原西精營二街卅號
- 劉凌飛 廣州廣衛路文華學校
- 馮雙湜 吳淞同濟大學
- 鄭明慈 福州南台倉前山對湖十五號
- 富孤雁 南洋芙蓉爪哇會二十八號

編輯餘話

關於編輯和事務方面，有幾句話是要向讀者告罪的；便是十五期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出了版，接連今年一月一日又出了一期「新年特輯」，初版印得不多，在幾天郵局封關內便在本埠賣完了，對於定戶及諸贈閱者，祇能趕印再版寄出，遲延了幾天，此在特別聲明，希愛讀本刊諸君原諒。

再者，本刊已改由上海第一出版社總代發行，但尚有不少函件仍寄時代圖書公司者，以後即請注意直接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以免貽誤。本刊本埠寄售之處甚多，但如欲長年定閱，請直函上海平涼路平涼村二十六號第一出版社可也

德商泰來洋行獨家經理



引擎冷氣幫浦

連合機

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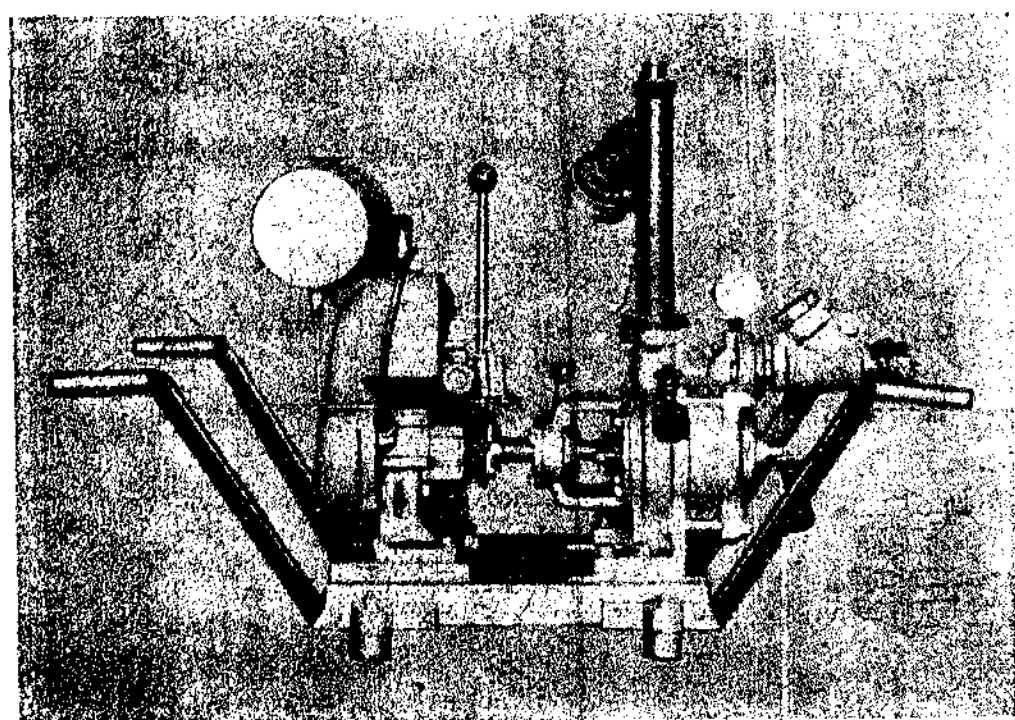
器具噴漆

皮件漆色

綢緞噴花

最為便利

本行常備現貨陳列樣子間任客選購



「熄火牌」輕便救火機

製造堅固

携動輕便

出水高遠

價目低廉

行址·上海四川路六二號

電話·第一三〇九號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第一出版社成立通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始壯志凌天尚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目之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本刊啓事

本刊自本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務，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